唐語林

附校勘記

唐語林八卷宋王讜撰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長安王讜正甫以唐小説五十家倣世説分門三十五又益十七門爲五十二門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未詳撰人效世説體分門記唐世名言新增嗜好等十七門餘皆仍舊馬端臨經籍考引陳氏之言入小説家又引晁氏之言入雜家兩門互見實一書也惟陳氏作八卷晁氏作十卷其數不合然陳氏又云館閣書目十一卷闕記事以下十五門另一本亦止八卷而門目皆不闕蓋傳寫分併故兩本不同耳讜之名不見史傳考書中裴佶一條佶字雙行注云御名宋惟徽宗諱佶則讜爲崇寧大觀

間入矣是書雖倣世說而所紀典章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視劉義慶之專尚清談者不同且所采諸書存者已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沒惜其刊本久佚故明謝肇淛五雜組引楊慎語謂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惟

武英殿書庫所藏有明嘉靖初桐城齊之鸞所刻殘本分爲上下二卷自德行至賢媛止十八門前有之鸞自序稱所得非善本其字畫漫漶篇次錯亂幾不可讀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參互校訂刪其重複增多四百餘條又得原序目一篇載所采書名及門類總目當日體例尚可考見其梗槩蓋明初全書猶存也惟是永樂大典各

條散於逐韻之下其本來門目難以臆求謹畧以時代爲次補於刻本之後無時代者又後之其爲四卷又刻本上下二卷篇頁過繁今每卷各析爲二仍爲八卷以還其舊此書久無校本訛脫甚衆文義往往難通謹取新舊唐書及諸家說部一一詳爲勘正其必不可知者則姑仍原本庶不失闕疑之義焉

唐語林原序目

國史補　補國史
因話錄　談賓錄
齊集　幽閒鼓吹
尙書故實　松窻錄
盧陵官下記　次柳氏舊聞
桂苑談叢　紀聞談
東觀奏記　貞陵遺事
續貞陵遺事　常侍言旨
傳載　雲溪友議
開天傳信記　戎幕閒談

明皇雜錄　異聞集
大唐說纂　刊誤
盧氏雜說　劇談錄
玉泉筆端　金華子雜編
皮氏見聞　大唐新語
劉公嘉話　羯鼓錄
芝田錄　資暇集
杜陽雜編　本事詩
玉堂閒話　中朝故事
北夢瑣言　唐會要
柳氏敘訓　魏鄭公故事

國朝傳記　　會昌解頤

洛中記異　　乾𦠆子

聞奇錄　　賈氏談錄

虬鬚客傳　　封氏聞見記

案王讜采五十家小說成書而永樂大典所載原書名曰自國史補至賈氏談錄凡四十八家文獻通考及唐宋史志皆著於錄惟齋集一種無考疑有脫誤又書中多引封演聞見記而虬鬚客傳一篇全載原文似所闕即此二家今爲補入以還五十家之舊

右小說五十家正甫取其尤要者編之分爲五十二門具目錄于後

德行　　言語

政事　　文學

方正　　雅量

識鑒　賞譽
品藻　箴規
夙慧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簡傲　排調
輕詆　假譎
黜免　儉嗇

侈汰　忿狷
譏險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隟　嗜好
俚俗　記事
任察　詼佞
威望　忠義
慰悅　汲引
委屬　砭談
僭亂　勤植
書畫　雜物

殘忍　　計策

右正甫集五十家之說分爲五十二門其上三十五門出世說下十七門正甫所續總號唐語林云

唐語林目錄

卷一
德行　言語
政事上
卷二
政事下　文學
卷三
方正　雅量
識鑒　賞譽
品藻　規箴
夙慧

卷四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栖逸
賢媛

卷五

補遺 起高祖至代宗

卷六

補遺 起德宗至文宗

卷七

補遺 起武宗至昭宗

卷八

補遺無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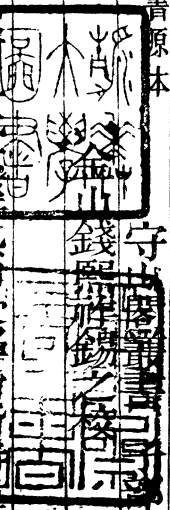
唐語林卷一

宋王讜撰

德行

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谿著王氏六經北面受學者皆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三百年間號稱至治而王氏六經卒不傳至元和初劉禹錫撰宣州觀察使王賛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擬議及史冊未有言文中子者

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遣與兒姪連名

元宗重午日賜丞相鍾乳宋璟命子弟將此付醫人合鍊對

曰上之所賜必當珍異付其家必遭竊換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人

開元天寶之間傳家法者崔沔之家學崔均之家法

元宗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大被與同起卧諸王或有疾上輒轉終日不能食左右開喻進膳上曰弟兄吾之手足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寢食上於東都起五王宅又於上都創花蕚樓益與諸王會聚或講經義賦詩飲酒歡笑戲謔未嘗猜忌

肅宗在東宮爲林甫所搆勢幾危者數矣鬢髮班白入朝上見之惻然曰汝歸院吾當幸及上到宮中庭宇不洒掃而樂器屏棄塵埃積其上左右使令亦無妓女上爲之動色顧謂

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知乎上在禁中不呼力士名呼爲將軍
力士奏曰臣嘗欲言太子不許云無勤上念乃詔力士令京兆尹亟選人間女子頎長潔白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奏曰臣宣旨京兆尹閲女子人間囂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伏見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閲視得五人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後生代宗皇帝

肅宗爲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太子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啗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元宗西幸車駕將自延秋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西上從

之望見千餘人持火以俟駕上駐蹕曰何用此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歛容曰盜至若不得此必厚斂于人不如與之無重困吾民也命徹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語曰吾君愛人如是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于此也

元宗西幸歸入斜谷天尚早烟霧甚晦頓使給事中韋倜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于馬首數四上不爲之舉倜懼乃注以他器自引一滿於上前上曰卿以我爲疑耶始吾卽位之初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爲戒迨今四十餘年未嘗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紿卿也

天寶中有一書生旅次宋州時李汧公勉年少貧苦與此書

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絶語公曰某家住洪州將於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遺公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足下爲我畢死事餘金奉之李公許爲辦事及禮畢置金於墓中而同葬焉後數年公尉開封書生兄弟齎洪州牒來累路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爲主喪事專詣開封請金之所在公請假至墓所出金以付焉

德宗初即位深尚禮法諒闇中召朝士食馬齒羮不設鹽酪

皇姨有寡居者時節入宮粃飾稍過上見之極不悦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崔吏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晟之女也晟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婦耳語久之崔氏婦頷之而去有頃復來

晟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晟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病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請教訓子不至晟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糚梳勳臣之家稱西平禮法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乃寄錢物百萬并氊車一乘使者未敢進乃於宅門伺候有肩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褸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乃止

杜太保宣簡公大歷中有故人遺黃金百兩後三年爲淮南節度使其子來投公取其黃金還之緘封如故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愼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

所管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辯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廣坐被人酗駡席上愕然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可與言

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時江淮米貴職田每年得粳米直數千貫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利欲以讓前人發州所在故爲淹泊過限數日然後到州士子稱焉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與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僕射柳元公家行爲士大夫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夫人之孝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以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輩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嚴顏色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者甚衆在方鎭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郞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造新宅殊不若且税居之爲善也及水部没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爲置居處諸子皆與身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廉察鄂州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繼外族薛氏前後與舅能從同時領方鎭居省闥又與薛氏舅苹

同時爲觀察使妻父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爵位自高減卑下之敬其行已如此

元和已後大僚睦親舊者前輩有司徒鄭公中間有楊詹事憑柳元公其後李相國武都公宗閔

裴尚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爲中表所稱尚書卒後工部夫人崔氏話其仁輒流涕工部名佶有清德武之長兄也兄弟皆爲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羣從居顯列者不可勝書泰章後亦爲尚書

沈吏部傳師性和易不從流俗不矯亢觀察三郡去鎭無餘蓄京城居處隘陋不加一椽所辟賓僚無非名士身沒之後家至貧苦二子繼業並致時名又以報施不妄其父禮部員

外郎既濟撰建中實錄見稱於時公亦爲史官及出領湖南江西奉詔在鎭修憲宗實錄當時榮之

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鞭之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常斂衣受杖曾不變容憲宗朝旌表門閭又趙郡李公道樞先夫人盧氏性嚴事亦類此道樞名聲已聞又在班列賓至門往往値其受杖

滎陽鄭還古俊才嗜學性孝友初家靑齊間値李師道叛命扶老親歸洛與其弟自舁肩轝晨暮奔追兩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有婦道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將中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籥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償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爲

之稍節有堂弟善鬻粟投許昌軍爲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方鎭求補他職竟以剛躁喜持論不容於時

路相隨幼孤其母問汝識汝父否曰不識曰正如汝面隨號絕久之終身不照鏡李衛公慕其淳篤結爲親家以女適路氏

孫侍郎穀在翰林父爲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穀因春時遊宴歡忽念溫凊進狀乞省覲其詞曰陟彼岵兮孰不瞻父方寸亂矣何以事君自內廷徑出時皆稱之至華陰拜河南尹

宣宗天資友愛敦睦兄弟大中元年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諸王無少長悉預坐樂陳百戲抵暮而罷諸王或有疾

斥去戲樂即其臥內躬自撫之憂形於色

宣宗郊天前一日謁太廟至憲宗室捧尊而入涕泗交下左右觀者莫能仰視

宣宗嘗出內府錢帛建報聖寺大爲堂殿金碧圬墁之麗近所未有堂曰介福之堂憲宗御像在焉堂之北曰虔思殿上休憩所也每由複道至寺凡進薦於介福者雖甚微細必手自題緘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上在藩時主尤鍾愛及下嫁武德禁中舊儀車輿有白金爲飾者及呈進上曰我方以儉化天下宜從近戚始乃命以銅製主既行每進見上常誨曰無輕待夫無干預時事又降御劄勗勵其末曰苟違吾戒當有太平安

樂之禍汝其勉之故十五年間戚屬縮然如山東衣冠之法

宣宗時前進士于琮選尚永福公主連拜祕書擢校書郎右拾遺賜緋左補闕賜紫事忽中止丞相上審聖旨上曰此女子朕近與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性情如此恐不可爲士大夫妻尋改琮尚廣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博陵崔倕緦麻親三世同爨貞元已來言家法者以倕爲首倕生六子一爲宰相五爲要官太常卿邠太原尹酆外壺尚書郎郾廷尉郇執金吾鄯左僕射平章事鄲（原註郾及鄲五知貢舉得士百四十八人）兄弟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嘗嘆曰崔鄲家門孝友可爲士族之法矣鄲嘗搆小齋于別寢御書賜額曰德星堂

大中年丞郎宴席蔣公伸在座忽酌一盃言曰座上有孝於

家忠於國名重於時者飲此衆無敢舉李孝公景讓起引飲之蔣以爲然

李尚書蠙性仁愛厚於中外親戚時推爲首嘗爲一簿遍記內外宗族姓名及其所居郡縣置於左右歷官南曹牧守及選人相知者赴所任常閱籍以囑之

東川韋有翼尚書自判鹽鐵鎮梓潼有重名平生不飲酒不務歡笑爲家諱平故也案此句難解疑有脫誤

王咸少監舊族之後少入仕遭喪服除數年不飲食酒肉後因會聚人勸勉之咸捧肉欲啗淚下盈盤竟不食而離席一坐爲憯怛後有人傳於獨孤公者慕其獨行遂聘其女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旣篤謂崔

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殁君能終始之否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實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畜異寶伺無人置於柩中瘞於阡陌後一年崔遊丐亳州聞番人有自南來尋故夫并勘珠所在陳於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於亳來追捕崔曰儻窀穸不爲盜所發珠必無他遂剖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奇其節欲命爲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淸名

懿宗器度深厚形貌瓌瑋仁孝出於天性鄭太后崩而蔬菜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無不感泣

沈顏游鍾陵自章江入劒池過臨川時天旱水將涸阻風泊

小渚獲敗碑字存者十七八乃撫州刺史顏魯公之文即臨川所沈碑也其文多載魯公之德業

李英公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粥火燃輒焚及其鬚姊曰僕妾甚多何爲自若若是勣曰豈爲無人耶顧姊年與勣皆老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與徐大理有功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私害公也

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宇文周至唐並令旌表門標六闕

元魯山自乳兄子兩乳湩流能食其乳方止

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賈然大官薨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構致不由喪家者裴均之子求銘於韋相許縑萬匹貫之曰寧餓不苟

言語

杜司徒常言處世無立敵范僕射常言丈夫中年能損嗜欲未有不貴達者

陳子云代宗時有術士曰唐若山餌芝朮嚥氣導引壽不逾八十郭尙父立勳業出入將相窮奢極侈壽踰九十

興元中有僧曰法欽以其道高居徑山時人謂之徑山長者房孺復之爲杭州也方欲决重獄因詰欽以理求之曰今有犯禁且獄成於至人活之與殺之孰是欽曰活之則慈悲殺

之則解脫

陳子曰衛公之戰伐無兵也杜員外詠歌無詩也張長史草聖無書也

太宗止一樹下頗嘉之宇文士及從而頌美之不容於口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誰意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羣官面折廷爭陛下常不能舉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順從陛下雖貴爲天子亦何聊乎意復解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常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經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疾乎

太宗將致櫻桃於酅公原註隋後封爲酅公稱奉則似尊言賜又似卑

乃問之虞監監曰昔梁帝遣齊巴陵王稱餉遂從之
太宗之征遼也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者城中矢射
如雨竟爲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
健敬宗曰健卽大健要是未解思量帝聞特罷之
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時造蓬萊宮諸庭院列樹白楊將軍契
苾何力鐵勒之渠率也於宮中縱觀孝仁指白楊曰此木易
長三數年間宮中可蔭影何力一無所應但誦古人詩云白
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此是冢墓木非宮室所宜種孝仁
遂令拔去更種梧桐
昆明池者漢武帝所置蒲魚之利京師賴之中宗朝安樂公
主請之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此則不可主不悅因役人

徒別鑿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及睿宗即位謂之曰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是尋遷侍中

魏徵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曰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語之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雖與蚩尤戰既勝之後便致太平四夷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桀爲亂德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樸素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無以難之徵甍太

宗御製碑文并御書後爲人所譖敕令踣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恨乃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非不能恣情爲樂常每勵心苦節卑宮菲食者正爲蒼生爾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甯宴舜禹殷周得稷契伊呂四海又安此事朕並兼用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宏遠雖文武之烈實無以加何用臨朝對衆與之校量將謂天下已定不藉其力復以萬乘至尊與臣下爭功臣備員近樞非敢知獻替事輒陳狂直伏待葅醢

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雄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使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釁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煩乘間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則天以武承嗣爲左丞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寶位其能安乎陛下之子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手事之去矣則天懼曰我未思

也即日罷承嗣政事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尚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言尚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匹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陛下以物試之遽行極法誘人陷罪非道德齊禮之義乃免

張元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元素曰臣觀自古以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

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月以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憩湋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為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即令按驗湋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賤隷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闕廷法式朝覲陛下問人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不可不謁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

不問

谷那律貞觀中爲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爲九經庫永徽中嘗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油衣若爲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不漏也意不爲畋獵高宗深賞焉賜帛二百匹

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三上表以事諫其一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下即位之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意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並蒙賞賚但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求不得豈少此物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此謂淫風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諸王左右羣寮不可不擇願陛下納選賢

才以爲寮友則克安磐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悅賜帛百匹遂拜爲侍御史

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世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世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獵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後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廢萬幾事畋獵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之所作耶何雕麗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須詭疑是

煬帝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帝王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侈人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寧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刺多所宏益

張元素爲給事中貞觀初修洛陽宮以備巡幸上書極諫太宗善之賜綵三百匹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太宗將幸九成宮馬周上疏諫曰伏見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

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軔俄經旬日非可朝發暮至脫上皇或思感欲即見陛下者將何逮之且車駕今行本意避暑則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逐涼處溫凊之道臣切不安太宗稱善

房元齡與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北門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謂元齡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元齡等謝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爲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爲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元齡等所問無罪而陛下責之元齡等不識所守臣實不喻太宗深納之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爲非便高宗聞之召五品以上謂曰帝王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此蓋常禮朕欲暫幸涼州乃聞中外咸謂非宜宰臣以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陛下巡幸涼州宣王略求之故實未虛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高麗雖平餘寇尚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少寡供待車駕備擬稍闕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宗曰旣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卽還遂下詔停西幸擢公敏爲黃門侍郎

德宗旣貶盧杞然常思之後欲稍遷朝臣恐懼皆有諫疏上問李汧公曰盧杞何處姦邪對曰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

馬司徒之孫始生德宗名之曰繼祖笑曰此有二意謂以索繫祖也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行軍司馬韓愈爲巡官或譏年輩相懸周愿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旬日傳於長安中

高貞公郢爲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曰前輩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過七十無意請老裴晉公爲舍人以此譏之

憲宗忽問京兆尹幾員李相吉甫對曰京兆三員一員大尹二員少尹人以爲善對

衢州人余長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金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讎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余氏一家遭横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得復讎之義時裴垍爲宰相李刑部鄘爲有司事竟不行老儒薛伯高遺錫書大司寇是俗吏執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憲宗問趙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荆門毬塲草生何也對曰罪誠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上爲之笑

鄭陽武絪常言欲爲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各比人事又云仁義之有莊周猶禪律之有維摩詰欲圖畫之未能也

王相涯注太元常取以下自言所中多於易筮

高貞公之子定通王氏易爲圖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

合則爲重轉則爲演七轉爲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初年七歲讀尙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年二十三爲京兆府參軍卒

李直方嘗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爲首楞梨爲二櫻桃爲三柑爲四蒲桃爲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問栗如之何曰最有實事不出八九始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侯味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宋濟老於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語失官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因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宋五坦率

否
伊愼每求族望以嫁子李長榮則求時名以嫁子皆自署爲判官奏言臣不敢學交質罔上德宗從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衞公曰好驢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敘官也

李吉甫爲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掌武啟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鎭智計已聞於早成矣

政事上

高祖時嚴甘羅武功人剽刼爲吏所拘上謂曰汝何爲作賊對曰饑寒交切所以爲盜上曰吾爲汝君使汝窮乏吾之罪

也赦之

太宗親錄囚徒死者二百九十八人令來年秋就刑及期畢至悉原之

岑文本謂人曰吾見馬周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删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終賈正應爾耳 案此條宜列言語原書分門未當多有類此

姚崇引宋璟爲御史中丞頃之入相宋善守法故能持天下之政姚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二人執性不同同歸於道協心翼贊以致於治

姚元之牧荆州受代日民吏泣擁遮道不使去馬鞭鐙民皆藏留之上聞賜詔褒之

元宗宴蕃客唐崇勾當音聲先述國家盛德次序朝廷歡娛又贊揚四方慕義言甚明辨上極歡崇因長入人許小客求教坊判官久之未敢奏一日過崇曰今日崖公甚蜆斗欲爲弟奏請沈吟未敢崇謂小客有所欲乃贈絹兩束後數日上憑小客肩行永巷中小客曰臣請奏事上乃推去之問曰何事對曰臣所奏坊中事耳小客方言唐崇上遽曰欲得教坊判官也小客蹈舞曰眞聖明未奏卽知上曰前宴蕃客日崇辭氣分明我固賞之判官何慮不得汝出報令明日元武門來小客歸以語崇崇蹈舞懽躍上密敕北軍曰唐崇來可馳馬踐殺之明日不果殺乃敕教坊使范安及曰唐崇何等敢干請小客奏事可決杖遞出五百里外小客更不須令來散

樂呼天子爲崖公以歡爲蜆斗以每日在至尊左右爲長入
顏魯公眞卿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馬使
五原有寃獄決乃雨郡人呼御史雨
元宗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人物嗔咽金吾衛士
指過不得上謂力士曰吾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爲宴
樂與萬姓同歡不謂衆人喧鬧若此汝有何計止之力士曰
臣不能止也請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上
從之安之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曰踰此者必死是以
終日酺宴咸指其畫曰嚴公界境無人敢犯者
元宗所幸美人忽中夜夢見人召去縱酒密會極歡盡意醉
厭而歸覺來流汗倦怠忽忽不樂因言於上上曰此術人所

爲也汝若復往但隨時以物記之必驗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席密以手文印於曲房屏風上寤而具啓上乃潛令人詣宮觀求之果於東明觀中得其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流已潛遁矣

開元中山東蝗姚元崇奏請遣使分捕上曰蝗蟲天災也由朕不德而致焉卿請捕之無乃違天乎崇曰大田之詩秉畀炎火者捕蝗之術也古人行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行之所以安農除害國之大事也陛下熟思之上曰事既古用可救時朕之心也遂行之是時中外咸以爲不可上謂左右曰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自是所司結奏捕蝗十分去四

進士王如泚者妻公以伎術供奉元宗欲與改官拜謝而請曰臣女壻王如泚見應進士舉伏望聖恩回授乞一及第上許之宣付禮部宜與及第侍郎李暐以諮執政右相曰王如泚文章堪及第否暐曰與亦得右相曰若爾未可與之明經進士國家取材之地若聖恩優異差可與官今以及第與之將何以觀材即令奏聞居二日如泚賓朋讌賀車騎盈門忽中書門下牒禮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試聞之罔然自失

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不察每有公事胥吏未敢訊劾先禀於九齡召四面訊曲直口占案牘無輕重皆引服

張延賞爲河南尹官吏有過未曾屈辱所犯既頻不可容者但謝遣之先自下拜立與之辭卽令郡官祖送由是寮屬敬

憚各修飭河南大治

德宗時李納陞梁上表欲進錢五百萬上怒謂丞相曰朕豈藉進奉崔文公曰陛下欲知眞僞不難但詔納便以回賜三軍即其情露矣納若遵詔是陛下恩給三軍納若不從是其樹怨於軍中也上曰賜之何名祐甫曰兩河用軍已來天平功居多朝廷未及優賞上以爲然詔至納慙恚構疾而終

廣德二年春三月敕工部侍郎李栖筠京兆少尹崔沔拆公主水碾磑十所通白渠支渠溉公私田歲收稻二百萬斛京城賴之常年命官皆不果敢二人不避强禦故用之

閻伯璵袁州刺史時征役繁重袁州特爲殘破伯璵專以惠化招撫逃亡皆復鄰境慕德襁負而來數年之間漁商闐湊

州境大理及改撫州百姓相率而隨之伯璵未行或已有先發伯璵於所在江津見航問之皆云從袁州來隨使君往撫州前後相繼吏不能止其見愛如此到職一年撫州復治代宗聞之徵拜戶部侍郎未至卒

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爲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爲大恥皆相勸勵無敢犯賦稅常先諸縣既去官竟不捶一人

劉晏爲諸道鹽鐵轉運使時軍旅未寧西蕃入寇國用空竭始於揚州轉運船每以十隻爲一綱載江南穀麥自淮泗入汴抵河陰每船載一千石揚州遣軍將押至河陰之門塡闕

一千石轉相受給達太倉十運無失即授優勞官汴水至黃河迅急將吏典主數運之後無不髮白者晏初議造船每一船用錢百萬或曰今國用方乏宜減其費五十萬猶多矣晏曰不然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即其間執事者非一當有羸餘及衆人使私用無窘即官物堅固若始謀便朘削安能長久數十年後必有以物料太豐減之者減半猶可也若復減則不能用船場既隳國計亦圯矣乃置十場於揚子縣專知官十人競自營辦後五十餘歲果有計其餘減五百千者是時猶可給至咸通末院官杜侍御又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兩舸用木廉薄又執事人吳堯卿爲揚子縣官變鹽鐵之制令商人納榷隨所送物料

皆計折納勘每船板釘灰油炭多少而給之物復賸長軍將十家卽時委弊

韓晉公鎮淛西地痛行捶撻人皆股慄時德宗幸梁許衆心遽惑公控領十五部人不動搖而徧懲里胥或有詰者云里胥耳（原註 蓋或問其故而云答之之語也）擒賊不獲懼死而逃哨聚其類曰我輩進退皆死何如死中求生乎乃撓村刧縣浸蔓滋多且里胥者皆鄉縣豪吏族系相依杖煞一番老而狡黠者其後補署悉用年少惜身保家不敢爲惡矣今上在外不欲更有小寇以撓上心其旨如此其里胥不杖死者必恐爲亂乃置淛東營吏俾掌軍籍衣以紫服皆樂爲之潛除酋豪人不覺也又痛斷屠牛者皆暴尸連日謂人曰草賊非屠牛釃酒不成

結構之計深其罪所以絶其謀耳當此際賊皆失圖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皆自攬監察裏行浙東觀察判官趙修特授高陵縣令裴尚書武亦自鄜坊監宰櫟陽二人同制後數日因遊苑中有執役者上問何處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爲汝揀得一好長官知否修貞元六年進士及第又制策登科

韋皐薨行軍司馬劉闢知留後率將士逼監軍使請奏命闢爲帥以徇軍情旋舉兵扼鹿頭關下蜀蜀帥李康棄走上敕宰臣選將討伐杜黃裳曰保義節度使劉澭武成節度使高崇文皆剛毅忠勇可用上曰二人誰爲優黃裳曰劉澭自涿州拔城歸闕扶老攜幼萬人就路飲食舒慘與衆共之居不

設樂動拘法令峻嚴整肅人望而畏付以專征必著勳績原註澭濟之弟濟繼怦鎮幽州澭在瀛州刺史與濟有隙濟欲害之母氏潛報澭澭乃誓拔所部歸闕不由驛路而行秋毫不犯朝廷優遇乃割鳳翔府普潤麟遊等縣爲行秦州以普潤爲理所保義爲軍號拜澭行秦州刺史充保義軍節度使所領將十營於此澭鎮普潤七年後鎮涇原上曰卿選劉澭甚得其人然卿慮亦未盡澭馭衆嚴肅固是良將性本倔强與濟不叶危急歸命河朔氣度尚在常聞鬱鬱扼腕恨不得名藩應有深意若征伐有功須令鎮西川以爲寵況全蜀重地數十年間碩德名臣方可寄任澭生長幽燕只知盧龍節制不識朝廷憲章向者幽縶幕吏杖殺縣令皆河朔規矩我亦爲之容貸若使鎮西川是自擬心腹疾不如崇文久將親軍寬和得衆用兵沈審乃命爲西川行營節度使崇文下劒門長子曰暉不當冥石

特斬之以徇師次綿州斬磧州節度使李康疏擅離征鎭不爲拒敵（原註）當時議者云康任懷州刺史收殺武陟尉郎入崇文判官宋君平之父崇文乘此事爲之報成都日有若閒暇命節級將吏凡軍府事無巨細一取韋皐故事一應爲闢脅從者但自首並不問韋皐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郄士美（原註）本名犯文宗廟諱皆卽論薦館驛巡官沈衍段文昌闢迫令刺按禮同上介亦接諸公後謁崇文謂文昌曰公必爲將相未敢奉薦叱起沈衍令梟首於驛門外舉酒與諸公盡歡俳優請爲劉闢責買戲崇文曰闢是大臣謀反非鼠竊狗盜國家自有刑法安得下人輒爲戲弄杖優者皆令戍邊（原註）房式除給事中韋乾度兵部郎中獨孤密除起居郎郄士美除太常博士符載除秘書郎並未到謁而命下劉闢就擒得侍妾二人皆殊色監軍使請進上崇文

日謬當重寄初收大藩且要境內肅清萬姓復業以寬聖慮進美婦人作狐魅天子意崇文此生不為也遽命配鰥處將校（原註）上聞之語內臣曰崇文得殊色不進來又不自留是忠直也是田舍人也三年為蜀帥惠化大行不事威儀禮賢接士身與子弟車服玩用無金玉之飾一朝謂監軍從事曰崇文河北一健兒偶然際會累立戰功國家酬奬亦極矣西川是宰相迴翔地崇文叨居已久豈宜自安但得為節制邊鎮死於王事誠願足矣乃陳讓請邠寧以至於卒

憲宗寬仁大度不妄喜怒便殿與宰臣論政事容貌恭肅延英入閤未嘗不以天下憂樂為意四方進女樂皆不納謂左右曰嬪御已多一旬之中資費盈萬豈可更剝膚取髓强娛

耳目其儉德憂民如此

吳元濟亂淮西以宰相裴度爲元帥召對於內殿曰蔡賊稱兵昨晩擇帥甚難天子用將帥如造大船以越滄海其功既多其成也大一日萬里無所不留若乘一葦而蹈洪流卽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託卿以摧狂寇可謂一日萬里矣度曰臣雖不才敢以死効命因泣下霑衿上亦爲之動容

憲宗時權長孺知鹽福建院贓敗有司上其獄崔相羣救曰此德輿族子上曰德輿不合有子弟犯贓使德輿自犯朕且不赦後知其母老免死杖一百流康州

宣平鄭相之銓衡也選人相賀得其入銓劉禹錫弟某爲鄭銓注潮州尉一唱唯唯而出鄭呼之却迴鄭曰如此所試場

中無五六人一唱便受亦無五六人此而不奬何以銓衡公要何官去家穩便日家住常州乃注武進縣尉選人翕然畏而愛之及後作相選官又稱第一豈其有後於魯也

又陳諷張復元各注畿縣尉請換縣允之旣而張却請不換鄭雱子引張纔入門報已定不可改時人服之

相國晉公裴度出鎭興元因入覲值范陽節度使朱克融因春衣使奏曰使者慠賜衣惡軍士皆無衣兼請之又聞車駕幸東都請以丁匠五千先理宮寢敬宗召公問公對曰克融兇駭者此將滅之徵也欲挫之則曰所遣工役當令供待速行也若欲緩之則發一詔曰聞中官慢易俟歸當痛責之春服所司之制我已罪之也瀍洛之寺職司所供固不煩士卒

也三軍請衣吾無所愛但非徵役例克融却出使宴賂命回乃賚瑞寶以獻不數月克融果死

李德裕公鎮浙西甘露僧知主事者訴交代常住什物爲前主僧隱没金若干兩引證前數年皆遞相交割傳領文籍分明且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交割之日不見其金引慮之際公疑其未盡徵以意揣之僧乃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曼僧以某孤立不雜輩流欲由此擠之因流涕言其寃狀公曰此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召兜子數乘命關連僧入對事咸遣坐檐子下簾指揮門下不令相對命取黄泥各令模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狀竟模不成數輩等皆伏

罪

寶歷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者自洛已來
及江西數十郡人爭施金貨之衣服以飮焉獲利千萬人轉
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設司取猪
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逡巡熟爛自此人心稍定
妖者尋而敗露

敬宗時吏部郎韋顗字相忠貞公見素之孫大歷中刑部員
外郎襲靈昌公益之子孝友貞重未丱角繼踵大㬟成長謝
事終身抱戚及釋褐命服裏衣不釋絹素博覽羣書不爲諷
詠嗜學彊記自筮仕至夕拜秉筆記錄不暫廢輟士流出身
內外揚歷行能所立其材何適必廣詢搜載於別錄武臣謀

將毅勇忠廉可將千人可將萬人可攻可守無不博記其姓名州縣征賦重輕物產繁闕凋殘富庶風俗里路山川險易兵甲强弱無不備詳山澤利害國用經費凡曰能吏與之較量濟物澤人除苛辭理之術蔚爲吏師外國所習邊疆控扼曾經歷者無不與之論洞曉天之數術陰陽易象四方災沴朝廷休寧無不先知丞相裴公垍韋公貫之李公絳崔公羣蕭公俛皆布衣舊繼登台衮每有朝廷重事廟謀未決者必資於韋公及敷奏施行咸稱折中或尹京推鎮銜命難理之邦金屬未之定（案此句疑有脫誤）其人咨於韋韋曰某寬和通簡某剛勁峻急某郵物利人某殘刻執滯某明於辨博某練達刑書某可以任繁劇某可以輯凋瘵裨贊朝署未嘗有私性沈

厚容納進退情理而士大夫親昵交友莫能知者五丞相敬服以爲龜鏡相顧而歎曰吾輩五人智慮自昏及曉籌度事不逮韋公欬唾之間房杜姚宋相業著於簡書吾恨不得親承規矩韋公之才但恐房杜姚宋不相遠也

劉桂州栖楚爲京兆尹號令嚴明誅罰不避權勢先是京城惡少及屠沽商販多繫名諸軍干犯府縣法令有罪即逃入軍中無由追捕劉公爲尹一皆窮治有匿軍中名目自稱百姓者罪之坊市姦偷宿猾屏跡嘗有儒生入市市内有一軍人乘醉誤突生驢過旁諸少年譟曰癡男子尚敢近衣冠也與屬吏言不傷氣未嘗叱責一官人常謂府縣官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恣意遊賞勿致拘束

權實子範爲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從市求取事發笞十數他日復有如此者白於臺長杖背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罰異權對曰前吏所取者名屬左軍臺之威令不振久矣百司尙有不禀奉者况憑禁軍之勢耶彼受賄於此輩猶是抑豪强可以矜減後吏則挾臺之威以恐百姓杖背猶爲至輕張傑夫前自襄州從事至京失馬臺中三院多親友爲求馬價同列或有郤不肯署字權獨先署謂衆曰某向不與張熟但聞其在窮喪馬正當求祿求知之際不可使徒行且一千何足爲輕重

開成中李石作相兼度支一日早朝中箭遂出鎭江陵自此詔宰相坐檐子出入令金吾以三千人宿直李衞公復相判

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國容居無事之時何勞武備所送並停

原註 李衞公初入相是大和七年居李石之前衞兵不因李事記之者有誤

武宗將賜杜悰之子無逸衣所司條列其目衫色奏進上曰不可賜白衣又其年幼未有官不可假以服色但賜青衣無衫可也

會昌中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爲政州境亢陽涉春夏數百里水泉耗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郭者攻符術厭勝之道有監軍攜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歸遂號天師天旣久不雨境內莫知所爲皆曰若得天師至晉祠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曰災厲流行甿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爲請巫者許之惟謙

具幡蓋迎自私室躬爲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帳飲饌自旦及夕立於庭下如此者兩日語惟謙曰爲爾飛符於上帝請雨三日雨當足矣觀者雲集三夕雨不降又曰此土災沴亦由縣令無德爲爾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引罪於已奉之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索馬入州宅惟謙曰天師已爲百姓此來更乞祈禱勃然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禮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復奚爲惟謙謝曰明日排比相送遲明郭將歸看醴一無所設惟謙坐於堂上大怒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當須斃此焉敢言歸叱左右曳於神堂前杖背二十投於潭水祠後有山極高遂令設席焚香端笏立於其上闔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紜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惟謙逡巡四

合雷震數聲甘澤大澍數尺於是士民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初責以專殺巫者旣而嘉其精誠有感與監軍表言其事制書褒曰狄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覩此天厲將殫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施流昊天猶鑒於克誠余志豈忘於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賜章服并錢五十萬後歷絳隰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盧元公鈞鎭北都推官李璋幕中飲酒醉決主酒軍職衙前虞候明日元公出赴行香其徒百八十八橫街見公論無小推巡決得衙前虞候例元公命收禁責狀至衙命李推官所

決者更決配外鎭其餘虞候各罰金內外不測璋惶恐衣公
服求見公問何事公服請十郎袴衫麻鞋相見璋欲引咎公
語皆不及臨去曰十郎不決衙前虞候只決所由假使錯誤
亦不可縱況太原邊鎭無故二百虞候橫擉節度使須當挫
之璋後爲尚書右丞
盧公鎭太原同日補左右都押衙其牒置案前堦上補右者
先自探之展見右字却摺於堦上退身致詞云在軍門幾十
年前後主辦未嘗敗績伏蒙右補情有嫌鬱謹未敢受公曰
君近前君知軍中無年勞知有拔卒爲將否君不同蔡襲有
功朝廷合議超寵其人未遜公復召前并排衙大校悉前曰
君怏恨右補都衙軍不見盧鈞耶軍中見節使自呼姓名皆

悚然盧鈞進士出身歷中外五十年豈不消中書一頓飯臨年暮齒亦是得一裹香紙合如何於是牙中感泣領拜謝而去蔡受左都押衙卽日表薦爲上將軍尋建幢節鎭湖南

武宗好神仙道士趙歸眞者出入禁中自言數百歲上頗敬之與道士劉元靖力排釋士上惑其說遂有廢寺之詔宣宗卽位流歸眞於嶺南戮元靖於市

宣宗性至孝奉養鄭太后於大明宮不爲別宮舅鄭光爲平盧河中兩鎭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詢其政事光不知文字對旨鄙俚上命留光奉朝請后以光生計爲憂乃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鎭

宣宗微行至德觀有女道士盛服濃粧者赫怒歸宮立召左

街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子二人住持其觀
武宗於大明築望仙臺其勢中天宣宗即位殺道士趙歸眞
而罷望仙臺院大中八年復命葺之右補闕陳嘏已下面論
其事立罷之以其院爲文思院
宣宗能納諫李璲除嶺南節度已命中使頒旄節矣給事中
蕭倣封還詔書上正聽樂不暇別差中使謂伶人曰汝可就
李璲宅却喚使來旄節及璲門而返劉潼自鄭州刺史除桂
州觀察右諫議大夫鄭裔綽上疏言不可中使至鄭賜告身
已數日亦命追還
宣宗命相一出於已嘗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

長馬公儒以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審下落抑或仍舊上疑左右黨蕭乃詔翰林院戸部侍郎判戸部事崔愼由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戸部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郢爲京兆尹因徒逸獄始命造京兆尹廨宅京兆尹不得離府宣宗以崔罕郢併敗官面召翰林學士韋澳授之便令赴任上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府宅澳公正方嚴吏不敢欺委長安縣尉李信主其事造成廨宇極一時壯麗尚有羨緡却進澳連書信兩上下考

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平等三級以甄行能其後擠於權勢而不行宣宗時韋澳爲尹牓曰禮部舊格本無等第

京府解送不當區分今年所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
前後爲定更不分等第之限詞科本以京兆等第爲梯級建
中二年崔元翰崔敖崔備三人府元府副第三人于邵知貢
舉依次放及第蓋推崇藝實不能易也自文學道喪朋黨弊
興紛競既多澳雖憤澆弊而革之然人亦惜其故事之廢
牛叢任拾遺補闕五年多論事上密記之後自司勳員外郎
爲睦州刺史入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頃任諫官頗能舉職
今忽爲遠郡得非宰臣以前事爲懲否叢曰新制未任刺史
縣令不得任近侍官宰臣以是獎擢非嫌忌也上曰賜紫叢
謝畢前曰臣所衣緋衣是刺史借服不審陛下便賜臣紫爲
復別有進止上遽曰且賜緋

上愼重名器未嘗容易服章之賜一朝無濫邀者于時李藩自司勳郎中知制誥衣綠如故鄭絪自給事以論駮楊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始賜緋沈珣自禮部侍郎爲浙東觀察方賜紫苗恪自司勳員外郎除洛陽縣令藍衫赴任裴處權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奏薦賜緋給事中崔罕駁還手詔褒之曰有不當卿能駁還職業既修朕何所慮

唐語林卷一

唐語林卷二

政事下

宣宗密召學士韋澳屏左右謂澳曰朕每與節度觀察刺史語要知所委州郡風俗物產卿採訪撰次一書進來澳即采十道四藩志撰成題曰處分語自寫面進雖子弟不得聞後數日薛宏宗除鄧州刺史澳有別業在南陽召宏宗餞之宏宗曰昨日中謝聖上處分當州事驚人澳訪之卽處分語中事也

宣宗獵城西及渭水見父老數十人于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來此祈佛上歸于御扆大書君奭名中書

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爲懷州刺史人莫測也君奭中謝上諭其事

宣宗厚待詞學之臣于翰林學士恩禮特異宴遊無所間惟于遷轉皆守常法皇甫珪自吏部員外郎召入改司勲計吏員二十五箇月轉司封郎中知制誥孔溫裕自禮部員外郎改司封召入二十五箇月改司勲郎中知制誥

樂工羅程者善彈琵琶爲第一能變易新聲得幸于武宗恃恩自恣宣宗初亦召供奉程既審上曉音律尤自刻苦往往令倚嬪御歌必爲奇巧聲動上由是得幸程一日果以眦睚殺人上大怒立命斥出符京兆他工輩以程藝天下無雙欲

以動上意會幸苑中樂將作遂旁設一虛坐置琵琶于其上樂工等羅列上前連拜且泣上曰汝輩何爲也進曰羅程負陛下萬死不赦然臣輩惜程藝天下第一不得永奉陛下以是爲恨上曰汝輩所惜羅程藝耳我所重者高祖太宗法也卒不赦程

故事每罷左護軍由右出罷右護軍由左出蓋防微也宣宗旣以法馭下每罷去輒令自本軍出中外不能測宣宗雖寬仁愛人然刻于用法嘗曰犯朕法雖我子弟亦不宥內外由是畏憚

優人祝漢貞者累朝供奉滑稽善伺人意出口爲七字語上有指顧遂令摹詠捷若夙搆尤爲帝所喜上行幸召漢貞前

抵掌笑談頗言及外間事上正色曰我養汝輩供戲樂耳敢干預朝政耶遂疏之後其子犯贓上命杖殺而流漢貞于邊

柳僕射仲郢為鹽鐵使奉敕醫工劉集宜與一場官集醫行閭閻間頗通中禁遂有此命仲郢乃執奏曰劉集之藝若精可用為翰林醫官其次授州府醫博士委務鹽鐵恐不可責其課最又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臣未敢奉詔宣宗御筆批劉集與絹百匹放東回數日延英對曰卿論劉集大好

宣宗獵苑北見樵者數人因留與語言涇陽百姓因問邑宰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滯有劫賊五六人匿軍家取來直不肯與盡杖殺之上還宮以書其名帖于殿柱上後二年行言領海州中謝上曰曾宰涇陽否對在涇陽二年上

曰賜金紫再謝上曰卿知著紫來由否行言奏不知上顧左右取殿柱帖子來宣示

宣宗微疾召醫工梁新對脉(原註 禁中以診脉爲對脉)數日自陳求官不與但每月別給錢三百緡

高尚書少逸爲陝州觀察使有中使于石硤驛怒餅餌黑鞭驛吏見血少逸封餅以進中使亦自言上怒曰高少逸已奏來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也遂謫配恭陵復令過陝赴洛

宣宗賜鄭光雲陽鄠縣田皆令免稅宰臣奏不可上曰朕初不思爾卿等每爲臣救必極言毋避親戚之間人所難言苟非忠愛何以及此

鄭光宣宗之舅別墅吏頗恣橫爲里中患積歲征租不入戶

部侍郎韋澳爲京兆尹擒而械繫之及延英對上曰卿禁鄭光莊吏何罪澳具奏之上曰卿擬如何處置澳曰臣欲寘于法上曰鄭光甚惜如何澳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爲京兆是使臣理畿甸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爲蠹得寬重典則是朝廷之法獨行于貧下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但鄭光再三干朕卿與貸法得否不然重決貸死可否澳曰臣不敢不奉詔但許臣且繫之俟徵積年稅物畢放出亦可爲懲戒上曰可也爲鄭光所稅擾鄉行法自近澳自延英出徑入府杖之徵欠租數百斛乃縱去

宣宗京兆府有厭蠱獄作符劾者郭羣屬飛龍二牒不可取韋澳入奏之上曰郭羣屬飛龍不錯否翌日內養押郭羣付

府

宣宗每行幸內庫以紫衣金魚朱衣銀魚三二副隨駕或半年或終年不用一副當時以得朱紫爲榮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綯進李遠爲杭州上曰我聞李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棊何以臨郡對曰詩人言不足有實也仍薦廉察可任乃許之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上曰遠郡更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

宣宗暇日召翰林學士韋澳入上曰要與卿款曲少間出外但言論詩上乃出詩一篇有小黃門置茶牀訖亟屏之乃問朕於敕使如何澳曰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搖手曰總未依

前怕他在卿如何計將安出澳既不爲之備率意對曰謀之於外庭卽恐有大和事不若就其中揀拔有才者委以計事上曰此乃末策朕行之初擢其小者至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掛身卽合爲一片矣澳慙汗而退

大中初雲南朝貢及西川質子人數漸多節度使奏請釐革有詞人錄詔報雲南雲南詞不遜詞云一人有慶方當萬國而來朝四海爲家豈計十人之有費爾後納貢不時境上騷擾宣宗崩命內臣告哀行及其國南詔王豐祐已死子坦綽酋龍繼立號曰驃信兇很悖慢謂我國亦有喪朝廷不賜弔問詔書又賜故王於是待使者禮薄旋又累犯封疆掠越嶲朝廷以驃信名近廟諱復無使朝貢不告國喪遂絶册立弔

祭使杜悰再入輔議曰雲南向化七十餘年瀘水之陰弓弛甲解諸蠻納職如編甿撫慰懷來不勞籌策悰二十年間再領西蜀近者費用多於往年聚蓄不得盈實今者雖起釁端未深爲敵宜化以禮誼夷狄之君立名犯上難爲奏聞下詔令其改更縱未行典冊且發使弔祭以恩信全其國禮詔淸平官已下諭其君長名犯廟諱朝廷未可便行冊命驃信必遣使謝恩易名獻貢若不納使臣入國城卽送陳祭禮令使臣錄文并賻贈帛以送驃信具報淸平官已下乃命左司郎中孟穆爲雲南弔祭宣撫冊命使已報破越巂攻邛崍關使臣逗留數月不發未幾悰出鎭鳳翔議多異同復言未可發使乃詔西川令遣使示朝旨爾後連陷城邑徵兵討逐朝貢

遂絕

宣宗時党項叛擾推其由乃邊將貪暴利其羊馬多欺取之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爲夏州節度刑部侍郎畢諴爲邠寧節度大理卿裴識爲涇原節度發日臨軒戒敕

宣宗時浙東觀察李訥爲軍士所逐貶朗州刺史訥褊狷遇軍士不以禮遂及於難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使皆從坐大中十二年後藩鎮繼有叛亂宣州都將康全泰逐觀察使鄭薰湖南都將石再順逐觀察使韓琮廣州都將王令寰逐節度使楊發江西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憲宣宗命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兼領宣池歙三州觀察使以宋州刺史溫璋爲宣州

刺史以右金吾將軍蔡襲爲湖南觀察使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爲廣州節度使以光祿卿韋宙爲江西觀察使以鄰道兵送赴任諸州皆平

令狐公綯文公楚之子也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澤先是宣宗詔諸州刺史秩滿不得徑赴別郡須歸朝奏對後許之任綯以隨房鄰地除一故舊徑令赴州上覽謝上表因問綯曰此人緣何得便之任對曰比近換守庶幾其便於迎送上曰朕以比來郡守因循故令至京師親問其施設優劣將行黜陟此令已行而復變之宰相可謂有權特方寒綯汗透重裘上留意郡守凡選尤難其人案此下有脫文

宣宗在位逾一紀憂勤無怠天下雖小康而間水旱又宣洪

潭青廣等數郡軍亂蓋將帥失於統御而不日安輯時稱小
太宗
大中已後宰相堂判無及路巖者杜尚書悰之弟守泗州
爲龐勛所圍以孤城自全高錫望守滁州嬰城固拒而死巖
判崔雍狀云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崇杜慆孤壘獲全尋加
獎異
王尚書式僕射起之子見重於武宗嘗自薦於上稱有文武
才式有武幹善用兵既平浙東徐州溫璋失守朝廷以彭門
頻年逐帥乃自河陽移式領河陽全軍赴任駐軍境外而緩
進徐州將士自王智興後驕橫難制其銀刀都父子相承每
日三百人守衞皆露刃坐於兩廊夾幕下稍不如意相顧笑

議於飲食間一夫號呼衆卒相和節度多懦怯聞亂則後門逃去如是且久聞式至境先遣衙隊三百人遠接式衩衣坐胡牀受參乃問其悖慢之罪命盡斬於帳前旣而後來者莫知前者已死又斬之數日銀刀都數千人殆盡徐州軍士平居自恃吞噬及式衣褉子半臂曳履危坐拱手栗縮就死無一人敢拒者其後親戚相訝不能自知焉式旣視事餘黨並遠配郡中小安矣式初爲京兆少尹多從前訶者令遠時或避之他適京城號爲鄧子性放率不拘小節長安坊中有夜欄街鋪設祠樂者暹明未已式過之駐馬寓目巫者喜奉主人杯跪獻於馬前曰主人多福感達官來顧酒味稍美敢進壽觴式取而飲之行百餘步復回曰向之酒甚惡可更一盃

復據鞍引滿而去其放率如此

太宗閱醫方見明堂圖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乃愴然曰今律杖笞背奈何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闕求之未得乃自職之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以墨敕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園葵況臨萬乘而販蔬鬻菜上從之不行

開元始年上悉出金銀珠玉錦繡之物於朝堂若山積皆焚之示不復御用

姚開府凡三爲相皆兼兵部軍鎮道里與騎卒之數皆能闇計之

郭尚書元振始爲梓州射洪尉徵求無厭至掠部人賣爲奴

婢者甚衆武后聞之使籍其家唯有書數卷后令問其資財所在皆以濟人於是奇而免之大足年間遷涼州都督元振風神偉壯善於撫禦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諸蕃聞風請朝獻唐興以來善爲涼州者郭居其最

蘇頲神龍中給事中兼宏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爲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塡委凡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涌嶠所不及後爲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賢父子前後皆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獻可替否罄盡臣節頲過其父也後罷政拜禮部

尙書而薨及葬日元宗遊咸宜宮將舉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還宮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爲申州刺史元宗深德之太平既誅徵爲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元宗不納俄校獵于渭濱密令會于行所謂曰卿頗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兎爲樂猶不知書張璟藏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爲獵師老而猶能上大悅與之偕爲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元宗歡甚樂則割鮮閒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事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元宗心益開聽之亹亹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罷冗職修舊章內外有叙又請無赦宥無

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致元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李常尙書鎭南梁境內有朝士莊產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肖者相效爲非前牧以其各有階緣弗克禁止閭巷苦之當嚴明有斷處分寛織筬籠召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藉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懲賢親眷聞之必賞老夫勉旃遽命盛以竹籠沈於漢江由是其儕惕息各務戢斂焉

崔珏二子凶惡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荆州三害不免行刑也

梨園弟子有胡鶵善吹笛尤承恩嘗犯洛陽令崔隱甫已而走禁中元宗非時託以他事召隱甫對胡鶵在側指曰就卿

乞得此否隱甫奏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而出元宗遽曰朕與卿戲遂令曳出纔至門外杖殺之俄而復敕釋放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匹

劉忠州晏通百貨之利自言如見地上錢流每入朝乘馬則爲鞭算嘗言居取安便不務華屋食取飽適不務多品馬取穩健不務毛色

江淮賈人有積米以待踴貴畫圖爲人持米一斗貨錢一千以懸於市揚州留後徐粲杖殺之

李惠登自軍吏爲隨州刺史自言吾二名惟識惠字不識登字爲政清淨無迹不求人知兵革之後闔境大化

武相元衡遇害朝臣震恐多有上疏請不窮究獨尚書左丞

許孟容奏當罪京兆尹誅金吾鋪官大索求賊行行然有前輩風釆時京兆尹裴武問吏吏曰殺人者未嘗得脫數日果擒張晏輩王忱爲盩厔鎮將清苦肅下有軍士犯禁杖而枷之約曰百日乃脫未及百日而脫者死又曰我死則脫爾死則脫天子之命則脫非此臂可折約不可改也由是秋毫不犯

李建爲吏部郎中嘗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使吾得志當令登第之歲集于吏部使尉緊縣既罷復集使尉望縣既罷又集使尉畿縣而升於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爲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滯以守常限無紛競以求再捷下曹得其修舉上位得其更歷就而言之其利甚溥議者是之

文學

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問曰爲文乎曰然因與題太公遇文王賛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漁舟倚石釣浦横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鈐辟邪雖逢相識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期晩耶

杜淹國初爲掾吏嘗業詩文皇勘定內難詠鬬雞寄意曰寒食東郊道飛翔競出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文皇覽之嘉歎數四遽擢用之

王勃凡欲作文先令磨墨數升飲酒數盃以被覆面而寢既寤援筆而成文不加點時人謂爲腹藁也

駱賓王年方弱冠時徐敬業據揚州而反賓王陷於賊庭其時書檄皆賓王之詞也每與朝廷文字極數偽周天后覽之至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初微笑之及見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乃不悅曰宰相因何失如此之人蓋有遺才之恨徐敬業十餘歲時射必溢鏑走馬若飛英公每見之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也

蘇頲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患無燈燭嘗於馬廄竈中吹火照書誦焉其苦學如此

長安春時盛於遊賞蘇頲應制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元宗覽之嘉賞遂以御花親插頲巾上

元宗初即位銳意政理好觀書留心起居注選當時名儒執

筆其稱職者雖十數年不去多則遷名曹郎兼之自先天初至天寶十二載冬季成七百卷內起居注爲多

開元二年春上幸寧王第敘家人禮樂奏前後酒食霑賚上不自專皆令稟於寧王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瞞但謹爲上客（原注上禁中常自稱阿瞞）明日寧王與岐薛同奏曰臣聞起居注必記天子言動臣恐左右史記敘其事四季朱印聯（案此上文有脫誤）牒送史館附依外史上以八分爲答詔謝而許之至天寶十二載冬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黃麻爲一軸用彫檀軸紫龍鳳綾標寧王每請百部納于史館上命宴侍臣以寵之上寶惜此書令別起閣貯之及祿山陷長安用嚴高計（原注祿山謀主嚴莊高尚）等未升宮殿先以火千炬焚是閣故元宗實錄百不敘其三

四以是人間傳記尤衆
李白名播海內元宗見其神氣高朗軒然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與之如知友焉嘗製樂府云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犯闕時太白犯月皆謂之不凡耳
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以領詞藻之士滎陽鄭虔久被貶謫是歲始還京師參選除廣文館博士虔茫然曰不知廣文曹司何在執政謂曰廣文館新置總領文詞故以公名賢處之且令後代稱廣文博士自鄭虔始不亦美乎遂拜職虔天寶初採集異聞著書八十餘卷人有竊窺其藁草上書告虔私修國史虔遽焚之由是貶謫十餘年方從調選授廣文館博士虔所焚藁既無別本後更纂錄率多遺忘猶成四十餘

卷書亦有名及爲廣文館博士詢于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請名爲會稡取爾雅序會稡舊說也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云書名會稡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卽此也

著作郎孔至撰百家類例第海內族姓以燕公張說等爲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垍燕公子也覩至所撰謂弟埱曰多事漢天下族姓何關汝事而妄爲升降埱與至善以兒言告之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族至書初成以呈韋公以爲可行也及聞垍言恐懼將追改之韋曰文士奮筆將爲千載之法奈何以一言自動搖有死而已胡可改也遂不改

長安菩薩寺僧宏道天寶末見王右丞爲賊所囚於經藏院與左丞裴迪密往還裴說賊會宴於太極西內王聞之泣下

爲詩二絶書經卷麻紙之後宏道藏之相傳數世其詞云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又云安得捨塵網拂衣辭世喧脩然策藜杖歸向桃花源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子儀在邠州其子尚主欲致祭遍問諸吏皆云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子儀曰此事須柳侍御裁之時殿中侍御史柳并字伯存掌書記奉使在邠即急召之既至子儀曰有切事須藉侍御爲之遂說祭事殿中初亦封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勳德不同常人且又爲姻戚今自令公始亦謂得宜子儀曰正合某本意殿中草祭文其官銜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具官某其文

幷敘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予儀大稱之

德宗暮秋獵于苑中是日天已微寒上謂近臣曰九月衣衫

二月衣袍與時候不相稱欲遞遷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謝翌

日命翰林議之而後下詔李趙公吉甫時爲承旨以聖人上

順天時下盡物理表請宣示天下編之於令李相程初爲學

士獨不署名別狀奏曰臣謹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元宗

帝刪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與吉甫不協

韋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後人多說

率爾成章不知江左嘗有人於紙尾寄洞庭霜三百顆

韓晉公治左氏爲浙江東西道制節屬淮寧叛亂發戎遣饋

案籍駢雜而未嘗廢卷在軍中撰左氏通例一卷刻石金陵

府學

憲宗問宰相曰天子讀何書郎好權德輿對曰尚書哲王軌範歷歷可見上曰尚書曾讀又問鄭餘慶曰老子列子如何奏曰老子述無爲之化若使資聖覽爲理國之樞要郎未若

貞觀政要

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臨薨欲還進使記室作表皆不愜乃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珍藏先朝特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首云皇帝之嗣位十三載寰海既淸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憲宗平諸鎭幾至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晉公以儒生作

相竟爲章武佐命

楊京兆兄弟皆能文爲學甚苦或同賦一篇共坐庭石霜積襟袖課成乃已

劉禹錫云案此下至芍藥和物之名也一條多稱劉禹錫云或聯書或另條蓋采自韋絢劉公嘉話而中多訛脫文義難通今本劉公嘉話非完書無可參校姑仍其舊與柳八韓七詣施士匄聽毛詩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無可怙也以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因言罘罳者復思也今之板障屏牆也天子有外屏人臣將見至此復思其所對敭去就避忌也魏大闕樓觀也人臣將入至此則思其遺闕桓楹者即

今之華表也桓華聲訛因呼爲桓桓亦九九然柱之形狀也又說古碑有孔今野外見碑有孔古者於此孔中穿棺以下於墓中耳又說甘棠之詩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能屈也上言勿剪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得見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言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鄭不注劉禹錫曰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常疑之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注云即今賣餳者所吹六經惟此中有餳字吾緣明日重陽押一餻字續尋思六經竟未見有餻字不敢爲之嘗訝杜員外巨顙折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云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韋絢曰

司馬牆何也曰今唯陵寢繞垣卽呼爲司馬牆而毬場是也不呼之何也劉禹錫曰恐是陵寢卽呼臣下避之詩曰我思肥泉者源同而分之曰肥也言我今衞女嫁于曹如肥泉之分也魏文帝詩云畫舸覆堤卽今淮浙間艙船篷子上帷幕耳唐書盧藩傳言之案唐書無盧藩傳韋絢唐人亦無引唐書之理疑有脫誤船子著油案此下原闕一字比慼之見魏詩方悟又曰旄邱者上側下高曰旄邱言君臣相背也鄭注云旄當爲埊又言埊未詳何也郭璞山海經序曰人不得耳聞眼不見爲無案今本山海經序無此二語據文義亦有脫誤非也是自不知不見耳夏蟲疑冰之類是矣仲尼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韋編三絕所以明未會者多於解也有楊何者有禮學以廷評來夔州轉雲安鹽官

因過劉禹錫與之案此下原闕二字何云仲尼合葬於防防地名非也仲尼以開墓合葬於防防隧道也且潸然流涕是以合葬也若謂之地名則未開墓而已潸然何也絢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迭之今唯言乙夜或子夜何也未詳劉禹錫曰茱萸二字經二詩人用亦有能否杜甫言醉把茱萸子細看王右丞徧插茱萸少一人最優也劉禹錫曰牛丞相奇章公初爲詩務奇特之語至有地瘦草叢短之句明年秋卷成呈之乃有求人氣色沮憑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楊茂卿云河勢崐崙遠山形菡萏秋此詩題云過華山下作而用蓮蓬之菡萏極的當而暗靜矣劉禹錫曰石季龍挾彈殺人其兄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鞭泛駕然後

能負重致遠蓋言童稚不奇即非異器矣又曰爲文自闕異一對不得予嘗爲大司徒杜公之故吏司徒冢嫡之喪於桂林也柩過渚宮予時在朗州使一介具奠酹以申門吏之禮爲一祭文云事吳之心雖云已矣報智之志豈可徒然報智人或用之事吳自思得者柳八駮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飧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禹錫曰美憲宗俯下之道盡矣柳曰韓碑兼有冒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討叛矣劉禹錫曰韓碑柳雅予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李尚書愬之入蔡城也須臾之間賊都不覺又詩落句言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所以言十二載者因以記淮西平之年段相文昌重爲淮西碑碑頭便曰韓宏爲

統公武爲將用左氏欒書將中軍欒黶佐之文勢也甚善亦是效班固燕然碑樣別是一家之美又曰薛伯鼻修史爲愬傳收蔡州徑入爲能禹錫曰我則不然若作史官以愬得李祐釋縛委心用之爲能入蔡非能乃一夫勇耳劉禹錫曰春秋稱趙盾以八百乘凡帥能曰以由也由趙盾也又曰王莽以羲和爲官名如今之司天臺本屬太史氏故春秋史魚史蘇史亹皆知陰陽術數也南都賦言春茆夏韭子卯之卯也而公孫羅云茆鳥卯非也且皆言菜也何卯忽無言案此句疑有脫誤方書中勞薪亦有勞水者揚之使水力弱亦勞也亦用筆心筆亦心勞一也與薪勞之理皆藥家之妙用又曰近代有中正中正鄉曲之表也藻別人物知其鄉中賢愚出處晉重

之至東晉吏部侍郞裴楷乃請改爲九品法卽今之上中下分爲九品官也

王武子曾在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尙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瀕滂滉瀁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灑推激迨今不動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爲先主効死況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東晉桓溫征蜀過此曰此常山蛇陣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

應擊其中則頭尾皆應常山者地名其蛇兩頭出於常山其陣適類其蛇之兩頭故名之也溫遂勒銘曰望古識其眞臨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

陸法和嘗征蜀及上白帝城插標曰此下必掘得諸葛亮鏃既掘之得箭鏃一斛或曰當法和至此時去諸葛亮猶近應有人向說故法和掘之耳法和雖是異人必未知諸葛亮箭鏃在此也

諸葛亮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也曰取其甲生啖一也葉舒者煑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博哉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爲諸葛菜江陵亦然

禹錫曰芍藥和物之名也此藥之性能調和物或音著略語訛也絢時獻賦用此芍藥字以煙兮霧兮氣兮靄兮言四物調和爲雲也公曰甚善因以解之
白居易長慶二年以中書舍人爲杭州刺史替嚴員外休復休復有時名居易喜爲之代時吳興守錢徽吳郡守李穰皆文學士悉生平舊友日以詩酒寄興官妓高玲瓏謝好好巧於應對善歌舞從元稹鎮會稽參其酬唱每以筒竹盛詩來往居易在杭始築堤捍錢塘潮鍾聚其水漑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在蘇作詩有使君全未厭錢塘之句及罷俸錢多留守庫繼守者公用不足則假而復塡如是五十餘年及黃巢至郡文籍多焚燒其俸遂亡

張宏靖十二世掌書命至丞相楊巨源贈公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當時稱其能與張氏說家門巨源在元和詩韻不爲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自旦至暮吟詠不輟年老頭數搖人言吟詩多所致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李公皆以高文爲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爲務楊公尤深於奬善遇得一句終日在口人以爲癖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爲文至精奬拔公心亦類數公甘出於李相國宗閔下時以爲得人然終不顯又元和以來詞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劉

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人詞翰之外別精篇什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爲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爲場中詞賦之最言程試者宗此五人伯仲以史學繼業藏書最多蘇少常景鳳堂弟尚書滌諸家無比而皆以淸望爲後來所重景鳳登第與堂兄特並時世以爲美

呂衡州溫祖延之父渭俱有盛名至大官家世碑誌不假於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慶善於後嗣儆文學之荒墜

裴晉公自爲誌銘曰裴子爲子之道備存乎家牒爲臣之道備存乎國史杜牧亦自銘曰嗟爾小子亦克厥修此二銘詞簡而備白居易亦自爲銘顏魯公在蔡州知必禍及自爲誌

銘置左右
文宗皇帝嘗製詩以示鄭覃覃奏曰且乞留聖慮於萬幾天下仰望文宗不悅覃出復示李宗閔歎伏不已一句一拜受而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來阿爹子見之文宗尚賢樂善罕比每宰臣學士論政必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多以文進上每視事後卽閱羣書至亂世之君則必扼腕嗟嘆讀堯舜禹湯事卽灑手歛衽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卽何以爲君試進士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試覽之終日忘倦嘗召學士於內庭論經較量文章宮人已下侍茶湯飲饌李訓講周易頗叶上意時方盛夏遂取犀如意賜訓上曰與卿爲譚柄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元珠賦謂之元祖水

部員外郎賈嵩說云文宗好五言詩品格與肅代憲宗同而古調尤清峻嘗欲置詩學士七十二員學士中有薦人姓名者（原註當時詩人李廓馳名爲涇原從事）宰相楊嗣復曰今之能詩無若賓客分司劉禹錫上無言李珏奏曰當今起置詩學士名稍不嘉況詩人多窮薄之士昧於識理今翰林學士皆有文詞陛下得以覽古今作者可怡悅其間有疑顧問學士可也陛下昔者命王起許康佐爲侍講天下謂陛下好古宗儒敦揚朴厚臣聞憲宗爲詩格合前古當時輕薄之徒摛章繪句聱牙崛奇譏諷時事爾後鼓扇名聲謂之元和體實非聖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詩學士臣深慮輕薄小人競爲嘲詠之詞屬意於雲山草木亦不謂之開成體乎玷黷皇化實非小事

文宗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又立左氏學議以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邱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懼善惡失墜以日繫月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之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孔子所以爲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邱明所以爲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二義不侔乃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盡婉章有所未一　其後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爲證正與商議同

進士李爲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世言文字可以見分命之優劣

上元瓦官寺僧守亮通周易性若狂易李衞公鎭浙西以南

朝舊寺多名僧求知易者因帖下諸寺令擇送至府瓦宮寺衆白守亮曰大夫取解易僧汝常時好說易可往否守亮請行衆戒曰大夫英俊嚴重非造次可至汝當慎之守亮既至衞公初見未之敬及與言論分條析理出沒幽賾公凡欲質疑亮已演其意公大驚不覺前席命於甘露寺設官舍自於府中設講席命從事已下皆橫經聽之逾年方畢既而請再講講將半亟請歸甘露既至命浴浴畢整巾屨遣白公云大期今至不及回辭言訖而終公聞驚異明日率賓客至寺致祭適有南海使送西國異香公於龕前焚之其煙如弦穿屋而上觀者悲敬公自草祭文謂舉世之官爵俸祿皆加於亮亮盡受之可以無愧

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有才學時中使齎詔書
賜德裕德裕謂曰子爲我草表能立構否三復曰文貴中不
貴速得德裕以爲然三復又請曰中外皆傳公文請得以文
集觀之德裕出數軸三復乃體而爲表德裕尤喜之遣詣京
師果登第其子鄴後爲丞相上表雪德裕冤歸櫬洛中
段郎中成式博學文章著書甚多守廬陵嘗遊山寺讀一碑
二字不過曰此碑無用於世矣成式讀之不過更何用乎客
有以此二字遍問人果無知者連典江南數郡皆有名山九
江匡廬縉雲爛柯廬陵麻姑前進士許棠寄詩云十年三領
郡領郡管仙山廬陵時爲人妄訴逾年方辨乃退居于襄陽
溫博士庭筠亦謫隨縣尉節度使徐太師留在幕府與成式

尤相善嘗送墨一挺與庭筠往復致謝搜故事者凡幾函成式子安節娶庭筠女安節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傅善音律著樂府新錄傳於世

令狐綯自吳興除司勲郎中入禁林一夕寓直中使宣召行百步至便殿上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前賜坐問卿從江外來彼中甿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賢佐邇來朝廷皆未覩其忠盡綯降堦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方爲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誥命向來之言本不相及以玉杯酌酒賜綯有小案置御牀有書兩卷謂綯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觀書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禹

謨復問曰卿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上曰卿試舉其要綱跪於御前誦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綱奏曰先臣每言金鏡可爲萬古格言自非聰明之姿無以探其壺奥上曰曩者知卿材器今日見卿詞學顧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當時近臣恩澤無比居歲餘遂還宰相

宣宗因重陽便殿大合樂錫宴羣臣有御製詩其略曰欽塞旋征騎和戎委廟賢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邊宰臣以下應

制皆和上曰宰相魏謩詩最佳其聯云四方無事去宸豫秋來八水寒光動千山霽色開上嘉賞久之魏蹈舞謝
宣宗嗜書嘗構一殿每退朝必獨坐內觀書或至夜中燭灺委禁中謂上爲老儒生大中十二年以左諫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爲鄆王已下侍讀時鄆王居十六宅夔昭已下五王居大明宮內院數日追制改充夔王已下侍讀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懿宗卽位遂停勳
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禮部者千餘人其間有名聲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濤具麻來鵠賈隨以文章稱溫庭筠鄭瀆何涓周鈴宋耘沈駕周繁以詞翰顯賈島平曾李淘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傳張維皇甫

川郭鄠劉庭輝以古風著雖然皆不中科

陸翺爲詩有情思其閒居即事云衰柳迷隋苑衡門啼暮鴉茅廚煙不動書牖日空斜悔下東山石貧於南阮家沈憂損神慮萱草白開花宴趙氏北樓云殷勤趙公子艮夜竟相留朗月生東海仙娥在北樓酒闌珠露滴歌迴石城秋本爲愁人設愁人到曉愁遇鸚䳇早鶯柳絮燕子皆傳於時登第累年無辟召一遊東諸侯得錢僅百萬而卒於江南長子希聲好學多才藝勤於讀史非寢食未嘗釋卷中朝子弟好讀史者無及昭宗時爲相

李郢有詩名鄭尚書顥門生也居杭州不務進取終案此下原闕一字下郎官初赴舉聞鄰女有容求娶之遇有爭娶者女家無

以爲辭乃曰備錢百萬先至者許之兩家具錢同日皆至女家無以爲辭復曰請各賦一詩以爲優劣郢乃得之登第回江南駐蘇州遇故人守湖州邀同行郢辭以決意春歸爲妻作生日故人不放與之胡琴焦桐方物等令且寄歸代意郢爲寄内詩曰謝家生日好風煙柳暖花春二月天金鳳對翹雙翡翠蜀琴新上七絲絃鴛鴦交頸期千歲琴瑟諧和願百年應恨客程歸未得綠窻紅淚冷涓涓兒子咸通初守杭州郢至宿虛白堂云缺月斜明虛白堂寒蛩唧唧樹蒼蒼江風徹曙不得睡二十五聲秋點長

馬博士戴大中初爲太原李司空掌記以正直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於故府而動天下之議行道

興詠寄情哀楚凡數十篇其方城懷古云申胥枉向秦庭哭靳尚終貽楚國羞新春聞赦云道在猜讒息仁深疾苦除堯聰能下聽湯網本來疏

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有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注行李使人也遠行結束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按舊文使字作岑傳寫之誤作李焉

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祿今多以覺呼者非也魏子及孔氏秘記荀氏漢紀慮將來之誤直書祿里按玉篇等字書皆云東方爲觮音或作角角角亦音祿魏子秘記漢紀不書觮而作祿者以其字僻又慮誤音故也李匡乂云角里當東方何者按陳留志稱京師亦號爲灞上儒生灞旣在京師之東則

角里爲東方不疑矣字書言角直宜作龣爾然龣字亦作角音覺者樂聲也或亦通用膟角之角字是以今人多亂其音呼之稍留心爲學者則妄穿鑿云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黙畫有分別又不知角龣各有二音字體皆同而其義有異也又禮記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鄭司農注云綠當爲角聲之誤也旣云聲誤是鄭讀角中爲祿中祿與綠是雙聲若讀角爲覺覺是齶際聲綠是舌頭之聲注復云角中謂棺內四隅也據此則又似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義同陸氏釋文孔氏疏不能窮其聲義亦但云綠當爲角漢之角里禮之綠中皆當作祿音

月令今人依陸德明說云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

合爲之非也蓋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云周公作是呂紀采於周書非戴禮取於呂紀明矣

論語宰予晝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今人皆以爲韓文公所說非也又傷人乎不問馬今亦云韓文公讀不爲否言大德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前問畜賤所以後問然不字上豈更要助詞其亦曲矣況又未必韓公所說按陸氏釋文亦云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其不爲否其來尚矣誠以不爲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爲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既不傷人然後乃問馬其文別爲一讀豈不愈於陸云乎

稷下有諺曰學識何如觀點書書之難不唯句度義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朱發平聲卽爲某字發上聲變爲某字去入又改爲某字轉平上去入易耳知合發不發爲難不可盡條舉之今略指一隅至如亡字毋字並是正無字非借音也今見點書每遇亡有字必以朱發平聲其遇毋字亦然是不知亡字亾字毋字母字點畫各有區別亡從一點一畫一乚（原註）觀篆文當知矣是以無字正體作亡 亾失之亾中有人毋有字其畫盡通也父毋字中有兩點（原註）劉伯莊音義云凡非父母之母皆呼爲無字是也義見字書 其无旡二字（原註）上無下旡 今多混書陸德明已有論矣

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尚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

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元注之人姓字或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與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別既存元注例皆引據李氏續之雅誼愍懃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成者有三注四注者當初旋被傳寫之誤其絕筆之本兼釋音訓義注解甚多匡乂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惟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而比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直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有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 端至如西都賦說獵云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李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古之捷人壯士搏

格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撻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不知二八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太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繁駁亦略指其所改一字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腊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臇胎鰕因注云詩曰炰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鼈爲炰鼈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云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爲搴注云搴取也

何以對下句之鱠耶況此篇全說敘事之意獨入此搴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既改寒爲搴下句亦宜改鱠爲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息搴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仍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若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雞耳其改字有翩翻對恍惚則獨改翩翻爲翩翩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舊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貴有異同改其字却犯國諱豈惟矛盾也

衡山五峰曰紫蓋雲密祝融天柱石廩下人多文詞至於樵夫往往能言詩嘗有廣州幕府夜聞舟中吟曰野鵲灘西一棹孤月光遥接洞庭湖堪憎迴鴈峯前過望斷家山一字無問之乃其所作也

李華字遐叔以文學自名與蕭頴士賈幼幾爲友華作賦云星鎚電交於萬緒霜鋸氷解於千尋擁梯成山攢杵爲林頴士讀之謂華曰可使孟堅瓦解平子土崩矣幼幾曰未若天光流於紫庭測景入於朱戶騰祥靈於黫靄映旭日之葱蘢華曰某所自得惟括萬象以爲尊特巍巍於上京分命徵般石之匠下荆揚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礫而登崔嵬不讓東西二都也時人以華不可居蕭賈之間

鄭案此下原闕二字云張燕公文逸而學奧蘇許公文似古學少簡而密張有河朔刺史冉府君碑序金城郡君云蕣華前落藁壢城隅天使馬悲啓滕公之室人看鶴舞閉王母之墳亦其比也公又云張巧于才近世罕比端午三殿待宴詩云甘露

垂天酒芝盤捧御書含丹同蝘蜓灰骨幕蟾蜍上親解紫拂
菻帶以賜焉蘇嘗夢書壁云元老見逐讒人孔多既誅羣兇
方宣大化後十三年視草禁中拜劉幽求左僕射制上親授
其意及進本上自益前四句乃夢中之詞也又聞杜工部詩
如爽鶻摩霄駿馬絕地其八哀詩詩人比之大謝擬魏太子
鄴中八篇杜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吾詩曰汝陽讓帝子眉
宇眞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八篇中有此句不或曰
百川赴巨海衆星拱北辰所謂世有其人杜曰使昭明再生
吾當出劉曹二謝上杜善鄭廣文嘗以花卿及姜楚公畫鷹
歌示鄭鄭曰足下此詩可以療疾他日鄭妻病杜曰爾但言
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如不瘥卽云觀者徒驚

帖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未問更有太宗拏毛騧郭家師子花如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爲也其自得如此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虞公爲秘監於省後堂集羣書可爲文章用者號爲北堂書鈔後北堂猶存而書鈔盛行於世

褚遂良爲太宗哀冊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

沈佺期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人曰沈三兄詩須還他第一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見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後柳常侍沖亦明族姓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耆舊云自隋已來不聞有僧名曇剛蓋懼見嫉於時隱其

名氏云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其二請以韓愈配饗太學有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於典禮亦爲備也日休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少隱鹿門山號醉吟先生牓末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日何皮對曰侍郎不可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官至太常博士居蘇州與陸龜蒙爲友著文藪十卷皮子三卷黃巢時遇害其子仕錢鏐

王維好佛故字摩詰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勝絕清源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

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爲史學述卒後所著書未畢者芳續之

李華作含元殿賦蕭頴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著論言龜卜可廢可謂深識之士後以失節賊庭故其文殷勤于四皓元魯山極筆於權著作蓋心所愧也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澁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

大歷已後專學者有蔡廣成周易强蒙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匄毛詩袁彜仲子陵韋彤裴茝講禮章庭珪薛伯高徐潤並通經其餘地里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

蘇晃蔣乂歷算則董純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

楚僧靈一律行高潔而能爲詩吳僧皎然一名晝一工篇什著詩評三卷及卒德宗遣使取其遺文中世文僧二人首出

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其風韻

李益詩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畫爲圖障又有云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天下亦唱爲歌曲

沈既濟撰枕中記韓愈撰毛潁傳不下史篇良史才也張登爲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結綵蹙金之狀中世有造謗餠而著者（原註雜眼苗登二文）有傳蟻穴而稱者（原註李公佐南柯太

守傳有妓樂而工篇什者（原註蜀妓薛濤）有家僮而善著章句者（原註郭氏奴不記名）皆事之異也

進士爲時所尚久矣俊乂實在其中由此者爲聞人爭名常切爲俗亦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輩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考而升之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謂之拔解各相保任謂之合保羣居而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問謂之往還既捷列其姓名慈恩寺謂之題名會醵爲樂於曲江亭謂之曲江宴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飛書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習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其風

俗繫於先進其制置存於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常有六七而元魯山張雎陽有焉劉闢元脩有焉自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爲士子所訴天子以郎署權輕移職禮部始置貢院天寶則有袁成用劉長卿分爲棚頭是時常重東府西監貞元八年李觀歐陽詹以廣文登第自後乃羣奔於京兆矣貞元十二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不協蔡南史獨孤申叔播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雪之歌德宗怒欲廢進士科後獨流南史而止

或有朝客譏宋濟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紛紛濟曰蓋因緋袍子紛紛化使然也

元和已後文筆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

建中初金吾將軍裴冀曰若禮部先時頒天下曰某年試題取某經某年試題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勸學之一術也

熊執易通易建中四年試易簡知險阻論執易端坐剖析聲動場中一舉而捷

唐語林卷三

方正

狄梁公仁傑爲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仁傑奉使修供頓并州長吏李元冲以道出妬女祠俗稱有盛衣服車馬過者必致雷風欲別開路仁傑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淸塵雨師灑道何妬女敢害而欲避之元冲遂止果無他變上聞之歎曰可謂眞丈夫也後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撫使其風俗歲時尙淫祀廟凡一千七百餘所仁傑並令焚之有項羽廟吳人所憚仁傑先檄書責其喪失江東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薦然後焚之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求

見元方因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耳買者聞之遽辭不買子姪以爲言元方曰不爾是欺之也

裴光庭累典名藩皆有異政元宗謂宰相曰裴光庭性惡惡如扇驅蚊蚋焉

宋璟爲廣府都督元宗思之使内臣楊思勗馳驛往追璟就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殿中訴于元宗上嗟歎良久拜刑部尚書

代宗惑釋氏業報輕重之說政事多託於宰相而元載專權亂國事以貨成及常袞爲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黯伯於是京師語曰常分別元好錢賢者愚愚者賢崔祐甫素公直因於衆中言曰

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淸曹峻府爲鼠輩養貨豈所以裨政耶由是爲持權者所忌建中初祐甫執政中外大悅

郭尚父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虞候縱橫之狀公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客歎息數四以其事告客曰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嬭兒非奴才而何

中書侍郎張鎰爲河南節度使鎭陳留後兼統江淮諸道將圖進取中官絡繹鎰起自布衣一二年登宰相正身特立不爲苟媚閹宦去來以常禮接之由是爲閹豎所嫉稱其無經畧才徵入改爲荆府長史未幾又除洪府長史江西觀察使

相里造爲禮部郎中時宦官魚朝恩用事稱詔集百僚有所

評議凌轢在位宰相元載以下唯唯而已造抗言酬對無降屈之色朝廷壯之

崔祐甫爲中書舍人時宰相常袞當國祐甫每見執政問事未會屈舍人岑參掌誥屢稱疾不入宿直人雖憚而不敢發崔獨入見以舍人移疾既多有同離局袞曰此子羸病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岑舍人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此安可以疾辭王事乎袞默然無以奪也由是心銜之及德宗在諒闇中袞矯制除崔爲河南少尹上覺其事遽追還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袞謫于嶺外

李惇爲淄青節度判官其使尙衡弟頗干政惇屢言之衡曰兄弟孤遺相長不忍失意惇曰君旣愛之當訓以道何使其

縱恣衡家又好禱車輿出入人吏苦之惇又進諫衡不能用他日衡對諸客有所問惇曰惇前後獻愚直大夫不用今復何問衡曰吾子好爲訐訐惇曰忠言訐訐久居何益請從此辭遂趨出衡怒不使追之

裴藻者延齡之子應鴻辭舉延齡于吏部候消息時苗給事及杜黃門同時爲吏部知銓將出門延齡接見探偵二侍郎口氣延齡乃念藻賦頭曰是冲仙人黃門顧苗給事曰記有此否苗曰恰似無延齡仰頭大呼曰不得不得敕下果無名藻者劉禹錫曰當延齡用事之時不預實難也非杜黃門誰能拒之

韓太保皐爲御史中丞京兆尹常有所陳必于紫宸殿對百

寮而請未嘗詣便殿上謂之曰我與卿言于此不盡可來延
英訪及大政多所匡益或謂臯曰自乾元已來羣臣啟事皆
詣延英得盡公何獨于外庭對衆官以陳之無乃失于愼密
乎公曰御史天下之平也摧剛植柔惟在于公何故不當人
知之奈何求請便殿避人竊語以私國家之法且肅宗以苗
晉卿年老艱步故設延英後來得對者多私自希寵于求相
位奈何以此爲望哉
高平徐宏毅爲知彈侍御史創置一 知班官令自宣政門檢
朝官之失儀者到臺司舉而罰焉有公卿大僚令問之曰未
到班行之中何必拾人細事宏毅報曰爲我謝公卿所以然
不以惡其無禮于其君 案此下有脫文

代宗時久旱京兆尹黎幹于朱雀門街造龍召城中巫覡舞雩幹與巫覡更起舞觀者駭笑經月不雨幹又請禱于文宣王上聞之曰丘之禱久矣命毀土龍罷祈雨減膳節用以聽天命及是大霈百官入賀

李希烈跋扈蔡州時盧杞爲相奏顏魯公往宣諭而謂顏曰十三丈此行自聖意顏曰公之先忠烈公面上血是某舐之忍以垂死之年餌虎口杞聞之踣焉盧即是御史中丞奕之子

裴澥爲陜府錄事參軍李汧公勉除長史充觀察始至官屬吏謁訖令別召裴錄事與之語公曰少頃有讌便請隨判官同赴凡三召不至公怒明日召澥讓之曰久聞公名故超禮

分相召何忽而不至澥曰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某敢忘之中丞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得同宴洴公曰吾過矣遂請入幕澥之子充太常寺太祝年甚少時京司書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充之同輩皆上中考充訴于卿長曰此舊例也充曰奉常職重地高不同他寺本設考課爲奬勵有勞則書豈繫于官秩若一以官上下爲優劣則卿當上上考少卿上中考丞中上考主簿中考協律下考某等當受杖矣卿笑且慙遂特書上澥後累遷同州刺史所在有能名充至湖州刺史

張萬福以父祖力儒不達因焚書從軍遼東有功累官至右散騎常侍致仕萬福爲人慷慨嫉險佞雖妻子未嘗敢輒干

嘗徑造延英門賀諫官陽城雪陸贄冤時人稱之仕宦七十年未嘗病一日雖不識字爲九郡皆有惠愛

順宗寢疾韋執誼王叔文等竊弄權柄憲宗在東宮執誼懼之遂令給事中陸質侍讀潛伺上意因解之及質發言上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讀何得言他惶懼而出

李相國忠公貞元十九年爲饒州刺史先是郡城已連失四牧故府廢者七稔公涖任後命啟鑰而居之郡吏以有怪堅請公曰神好正直守直則神避妖不勝德失德則妖興居之在人

李忠公之爲相也政事堂有會食之牀吏人相傳移之則宰臣當罷不遷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論道之所豈可使朽蠹之

物穢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聽也以此獲免余之願焉敢徹而焚之其下鏟去聚壤十四畚議者稱焉

裴先德垍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而至垍給卹甚厚從容款狎乘間求京府判司垍曰公誠佳士也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綱紀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卻得其執守如此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將赴上有神策軍小將乘馬不避公于市中杖殺之及因入對憲宗正色詰專殺之狀公曰京兆尹天下取則之地臣初受陛下奬擢軍中偏裨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典法不獨試臣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打神策軍將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合決不合奏曰既死合是何人奏

公曰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將軍奏若在坊內則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柳公綽善張正甫柳之子仲郢嘗遇張于途去蓋下馬而拜張卻之不從他日張言于公綽曰壽郎相逢其禮太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尚書與公綽往還欲使兒子街市騎馬衝公綽耶張聞深謝之壽郎仲郢小字也公綽爲西川從事嘗納一姬同院知之或徵其出妓者公綽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饋備灑掃公綽買妾非妓也

張正甫爲河南尹裴中令伐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頭張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爲也可記得河南府解頭中令有慙色

韓愈病將卒召羣僧曰吾不藥今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足支體無誑人云韓愈癩死也

文宗時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襲父帥潞少年明俊自謂河朔近無倫比公卿輻湊其門廣納金帛于權倖名譽甚著求帶平章事人多許之而惲宰相李固言欲觀其意遇休暇謁于私第遂言其情固言曰僕射先君以天平功書于簡冊及鎮上黨近二十年但聚斂貨財雄壯軍旅不發一卒戍邊未嘗修朝覲之禮及卽世後僕射從三軍之情擅領戎務坐邀爵秩朝廷以僕射先君勳績不絕賞延當領偏師輸忠滄景遂不行典憲將何以上報國恩旣不能效田承嗣張茂昭王承元攜家赴闕永保祿位則請邊陲一鎮拓境復疆朝廷豈

不以衮職命賞區區求之一何容易從諫矍然失色再拜趨出從諫厚結倖臣竟加同平章事宰相餞于郵亭李公曰相公少年勉報國恩幸保家勿殃後嗣從諫以笏叩額下淚至鎮謂將校曰昨者朝覲遍觀德望唯李公峻直貞明凛凛可懼眞社稷之臣也

唐尚書特太和六年尉渭南爲京兆府試進士官杜丞相悰時爲京兆尹將託親知問等第（原註時重十人內爲等第）召公從容兼命茶酒及語舉人則趨而下堦俯伏不對杜公竟不敢言而止是年上等內近三十餘人數年內皆及第無缺落者前後莫比

崔愼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翰林因寓直忽中夜

有內使宣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侈簾幕重蔽見二中尉對燭而坐謂愼由曰上不豫已來已數日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有命學士草廢立令愼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兄弟甥姪僅三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實不敢承命況聖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豈可輕議二中尉默然無以爲對良久啟後戶引愼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于殿上二人趨階而數文宗過惡上惟俛首又曰不爲此拗木枕錯失不合更在坐矣仍戒愼由曰事泄即汝也于是二中尉自執炬送愼由出殿門復令中使送至院拗木枕者俗談强項也愼由尋以疾出翰林遂金縢其事付其子垂休遂切于剿絕宦官者由此

李相石在中書京兆尹薛元賞謁石于私第故事百寮將至宰相宅前驅不復呵元賞下馬石未之知方在廳若與人訴競者元賞問焉云軍中軍將元賞排闥進曰相公朝廷大臣天子所委注撫蠻夷和陰陽安百姓叶衆心無敢乖謬升絀賢不肖賞功罰罪皆公之職安有軍中一將而敢如此哉夫貴賤失序綱紀之紊常必由之苟朝廷如此猶望相公整頓頹壞豈有出自相公者即疾趨而去顧左右曰無禮軍將可擒于馬下橋祗候元賞比至則袒臂跽之矣中尉仇士良有戚權其輩已有訴之者宦官連聲傳士良命曰中尉奉屈大尹元賞不答即命杖殺之士良大怒元賞乃白衣請見士良士良出曰敢必杖殺軍中大將可乎元賞即具言無禮狀且

宰相大臣也中尉大臣也彼既可無禮于此此獨不可以無禮于彼乎國家之法中尉所宜保守一旦壞之可惜某已白衫惟中尉命士艮以其理直命左右取酒飲之而罷石從子庾少擢進士第石之力也累拜監察御史在東都崔相鉉鎮淮南到洛累日不拜塋庾封其節將奏之時人稱焉

武宗歎幸教坊作樂優倡雜進酒酣作技諧謔如民間宴席上甚悅諫官奏疏乃不復出遂召優倡入敕內人習之宦者請令揚州選擇妓女詔揚州監軍取解酒令妓女十人進入監軍得詔詣節度使杜悰請同于管內選擇悰曰監軍自承旨悰不奉詔書不可擅預椒房事監軍怒奏之宦者請並下悰上曰不可藩方取妓女入宮掖非禹湯所爲斯極細事豈

宣詔大臣杜悰累朝舊德深得大體眞宰相也及悰入相中謝上曰昨詔淮南監軍選擇酒令妓女欲因行幸畢酒爲歡樂耳音聲使奏偶然下命朕德化未被而色荒外聞賴卿不徇苟且不然天下將獻納取悅朕何由得知報卿忠讜命卿作相內懷自賀如得魏徵

懿安郭太后旣崩禮院檢討王皞請祔景陵配饗憲宗廟宣宗大怒宰相白敏中召皞詰其事皞曰郭太后是憲宗元妃汾陽王孫逮事順宗爲婦憲宗崩事出曖昧母天下五朝不可以疑似之事黜合配之禮敏中怒甚皞聲色益壯宰相將會食周墀立敏中廳門以候敏中語墀正爲一書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敏中問其事皞益不屈墀以手加皞額賞其正

直翌日暐貶句容縣令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令孤綯爲山陵禮儀使奏暐爲判官暐又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升祔焉

韋澳爲京兆尹豪右斂手鄭光宣宗舅莊租不納澳縶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爲言之上延英問澳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澳曰尚在限內來日即不得矣澳既出上連召之曰國舅莊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白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卻頃刻而租足案此事已見政事門文有異同今並存之

李景讓夏侯孜立朝有風采景讓爲御史大夫視事之日以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柏王覿不稱職請移他官孜爲

右丞以職方郎中裴誠虞部郎中韓瞻無聲績詼諧取容誠改太子中允瞻爲鳳州刺史

李景讓爲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皆封泥之懼其劾奏也然終以強毅爲衆所忌故事除大夫百日內他人拜相謂之辱臺景讓未旬蔣伸先拜景讓除西川節度不踰年致仕歸東都

崔瑤知貢舉以貴要自恃不畏外議牓出率皆權豪子弟其弟兄見之輒曰勿觀察吾眼案此下有脫文

劉允章祖伯芻父寬夫皆有重名允章少孤自立以臧否爲已任及掌貢舉尤惡朋黨初進士有十哲之號皆通連中官郭纁羅虬皆其徒也每歲有司無不爲其干撓根蔕牢固堅

不可破都尉于琮方以恩澤主鹽鐵爲繻極力允章不應繻竟不就試比考帖虬居其間允章誦其詩有簾外桃花曬熟紅不知熟紅何用虬已具在去留中對曰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侍郎得不思之頃之唱落衆莫不失色及出牓惑于浮說予奪不能塞時望允章自鄂渚分司東都其制中書舍人孔晦之辭弟紓爲諫官乃允章門生卒同年送于坡下紓猶欲前行允章正色曰請還公不去故事門生無答拜者允章于是答拜同行皆愕然

懿宗迎佛骨自鳳翔至內禮儀盛于郊祀中出一道夾以連𥾝不得輒有犯者車馬相接絺以組繡緣路迎拜數十里不絕天子親幸安福樓以錦綵成橋骨至即降樓禮訖然後迎

入禁中置于安國寺宰相以下施財不可勝計百姓競爲浮圖以至失業明年懿宗崩京兆尹薛逢毀之無遺

封侍郎知舉首訪能賦人盧駢詣羅邵興云主司愛賦十九（案此下有脫文）官羅曰主司安邑住邵興居宣平彼處愛賦無由得知

鄭少尹師薰知舉放牓日畢令到宅謝恩至蕭相公知舉放牓日並無人及門時論稱之主司放牓日于貢院見門生惟廣南鄭尚書及楊侍郎禮部故事每年主司中場多作風采鄭詹尹知舉第一李侍郎藩知舉落人極多唯許下杜相公帖日每去一人必吁嗟移時

太宗得鷂子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魏公乃藏于懷公知之遂

前白事因話自古帝王逸豫做以爲諷上惜鷂子恐死而又素嚴憚徵欲盡其言徵語愈久鷂竟死懷中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于飛騎中選卒之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宗正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物所擊者更不復蘇

王義方時人比之稷契鄭公每云王生太直高宗朝李義府引爲御史李以定冊立武后勳恃寵任勢王惡而彈之坐是見貶坎坷以至于終

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武后反復

詞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回顧曰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爲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憶之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安可拘以常調乎

狄內史仁傑始爲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項羽吳夫槩王春申君趙佗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于人悉除之惟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子胥四廟存焉案此事已見本門首條文有詳畧今並存之

李日知爲大理丞武后方肆戮胡元禮承旨欲陷人死刑令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禮使人謂李曰胡元禮在此人莫覓活李謂使者曰日知在此人莫覓死竟免之

高祖卽位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進諫

日臣按周禮均工樂胥不參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曠皆終身繼代不改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乃解朝衣露體而擊之問其故對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衣也雖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但爲殷鑒天下新定開太平之運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廟固非創業規模貽厥子孫之道高祖竟不能從

周興來俊臣羅織衣冠朝野懼懾御史大夫李嗣眞上疏諫日臣聞曲逆之事漢祖謀疎楚之君臣乃用黄金七千斤行反間之術項羽果疑臣下陳平之計遂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如當有凶慝焉知不先謀疏陛下君臣後除國家良善

臣恐爲社稷之禍伏乞陛下迴思遷慮察臣狂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臣得没爲忠鬼孰與存爲謟人如羅織之徒即是疎間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遂爲佞臣所構放于嶺表俊臣死徵還途次桂陽而終贈濟州刺史中宗朝追復本官

武三思得幸于中宗京兆人韋月將等不堪憤激上書告白其事中宗惑之命斬月將黃門侍郎宋璟執奏請按而後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履岸巾出側門迎謂璟曰朕以爲斬矣何以緩之命促斬璟曰人言宮中私于三思陛下竟不問而斬之臣恐有竊議固請按而後刑中宗大怒璟曰請先斬臣不然終不奉詔乃流月將于嶺南尋使人殺之

睿宗朝太平公主用事柳渾以斜封官復舊職上疏諫曰陛下卽位之初納姚宋之計咸黜斜封今以斜封之人不忍棄是先帝之意不可違若斜封之人不忍棄是韋月將燕欽融之流不可褒贈李多祚鄭克乂之徒不可淸雪陛下何不能忍于此而忍于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致令君子之道消小人之道長爲正者銜寃將何以止姦邪將何以懲風俗耶睿宗遂從之因而擢渾拜監察御史（原註）太平御覽曰柳渾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矩渾性放曠不甚檢束察長拘謹忿其疎縱渾不樂乞外任執政惜其才特奏爲左補闕

韋仁約彈右僕射許遂良出爲同州刺史遂良復職黜仁約爲淸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僕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然不能碌碌爲保妻

子也時武候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禕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仁約歷階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禕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仁約在憲司于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答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卑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耳後爲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無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李義府恃恩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託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鞫之義府懼洩

繫正義于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告其母曰姦臣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難以危身不孝進退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君盡忠立名千載吾死不恨焉義方乃備法冠橫玉階彈之先叱義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辭不遜貶萊州司戶秩滿于昌樂聚徒教授母亡遂不復仕進總章二年卒撰筆海十卷門人何彥先員半千制師服三年畢喪而去

李昭德在則天朝時諛佞者必擢用有人于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請進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昭德叱之曰洛水石豈盡反耶左右皆大笑昭德建立東都羅

城及尚書省洛水中橋人不知役而功成就除數凶人獄遂罷以持正廷諍爲皇甫文所構案唐書李昭德傳昭德爲邱愔鄧注所構與此異與來俊臣同日棄市國人歡憾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摧辱二張反爲所構云結少年爲耐久朋則天大怒下獄劾之以張說爲證召大臣令元忠與易之說等定是非說氣逼不應元忠懼謂說曰張說與易之羅織魏元忠耶說叱曰魏元忠爲宰相而有委巷羅織之言豈大臣所爲則天又令說言元忠不軌狀說曰臣不聞也易之遽曰張說與元忠同逆則天問其故易之曰說往時謂元忠居伊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之位此其狀也說奏曰易之昌宗大無知所言伊周徒聞其語耳不知伊周之本末元忠

初加拜命授紫綬臣以郎官拜賀元忠曰無尺寸之功而居重任不勝畏懼臣曰公當伊周之任何愧三品然伊周歷代書爲忠臣陛下遣臣不學伊周使臣將何所學說又曰易之以臣宗室故託爲黨然附易之有台輔之望附元忠有族滅之勢臣不敢面欺亦懼元忠寃魂耳遂焚香爲誓元忠免死流放嶺南

張易之昌宗貴寵用事相者言其當王險薄者多附會之長安中右衛西街有膀云易之兄弟長孫汲裴安立等謀反宋璟時爲御史中丞奏請窮理其狀則天曰易之已有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且謀反大逆法無容免請勒就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

臣言發禍從亂人鼎鑊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内史楊再思遽宣王命左拾遺李邕歷階而進曰宋璟所爭事爲國家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則天意始解乃傳命令易之就獄推問斯須特敕原之仍遣易之昌宗就璟辭謝拒而不見令使者謂之曰公事當公言之私見即私法無私也璟謂左右恨不先打豎子腦破而令混亂國經吾負此恨久矣時朝列呼易之昌宗爲五郎六郎鄭杲曰公何稱易之爲卿璟曰鄭杲何庸之甚若以官秩正當卿號若以親當爲張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張氏家僮號五郎六郎何也杲大慙而退璟在則天朝以頻論得失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止敕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耳

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謂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且仲翔所犯贓汚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敕臣恐陛下有危臣之意請不奉制月餘優詔令副李嶠使蜀嶠喜召璟曰叨奉渥恩與公同謝璟曰恩制示禮數不以禮遣璟璟不當行謹不謝乃上言曰以臣副嶠何也恐乖朝廷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冀璟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既不果伺璟家有昏禮將刺殺之有密以告者璟乘車舍于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

宗楚客兄秦客潛勸則天革命累遷內史後以贓罪流于嶺南死楚客無他材能附會武三思神龍中爲中書舍人時西

突厥阿史那與忠節不和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內地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納忠節厚賂請發兵以討西突厥不納元振之奏突厥大怒舉兵入寇甚爲邊患監察御史崔琬劾楚客等中宗不從遽令與琬和解俄而韋氏敗楚客等咸誅

文宗謂宰臣曰太宗得魏徵採拾闕遺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于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望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令拜謩右補闕敎舍人善爲詞又問謩曰卿家有何圖書謩曰家書悉無惟有文貞公笏在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崔顥有美名李邕常欲一見及顥至獻文其首云十五嫁王

昌邕叱起曰小子無禮遂不接

肅宗以王璵爲相尙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誅求金帛積載于後與惡少十數輩橫行州縣至黃州左震爲刺史晨至驛門扃戶不啓震命壞鎖而入曳巫斬階下惡少皆死籍其緡錢萬金寶堆積悉列上曰臣已斬巫請以所籍錢代臣貧民輸稅其中使送上臣請死朝廷慰奬之

李汧公勉罷嶺南節度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水中

德宗在東宮雅好楊崖州字賞令打李楷洛碑釘壁以翫及卽位徵拜炎有崖谷言論持正對見必爲之加敬歲餘不倦及後以劉晏事上不懌盧杞揣知上意因傾之

許孟容爲給事中宦者有以權幸相誘者拒絶之雖不大拜亦不爲恵

韋相貫之爲右丞僧廣宣造門曰竊知閣下不久拜相貫之叱曰安得此言命草奏僧惶恐而出

朝廷每降使新羅其國必以金寶厚爲之贈唯李納判官一無所受深爲同輩所嫉

雅量

狄梁公與婁師德同爲相狄公排斥師德非一日則天問狄公曰朕大用卿卿知所自乎對曰臣以文章直道進身非碌碌因人成事則天久之曰朕比不知卿卿之遭遇實師德之力因命左右取筐篋得十許通薦表以賜梁公梁公閲之恐

懼引咎則天不責出於外曰吾不意爲婁公所涵而婁公未嘗有矜色

唐公臨性寬仁多恕嘗欲吊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僕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又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失

裴度在中書印忽亡失度命張筵舉座不曉其故夜半宴酣左右曰印復得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蓋諸胥盜印書劵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人服其臨事不撓

陽道州城未嘗有所蓄積雖所服用不可闕者客稱某物可佳可愛公輒喜授之有陳長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

帛之美月有獲焉

韓皐爲京兆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專心記公家諱及稱官銜畢誤呼先相之名皐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不加責在夏口嘗病小瘡令醫傅膏不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皐實是硬初皐自貶所量移錢塘與李錡不協後皐在鄂州錡夢萬歲樓上掛冰因自解曰氷者寒也樓者高也豈韓皐來代我乎意甚惡之果移鎮浙右

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稱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陳字伯玉近亦多以字行

盧晉公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

僥倖至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曾退量

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宏達皆此類

文宗將有事南郊祀前本司進相撲人上曰方清齋豈合觀此事左右曰舊例也已在外祗候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向外相撲了即與賞令去又嘗觀鬬雞優人稱歎大好雞上曰雞好便賜汝

文宗時　閤郎官有談窺者上覺之班退語宰相曰適省郎班內第某人忽斜盼視朕何也裴度對曰省郎卑微安得如此欲與打著上曰此小事不打了

靖安李少師宗閔不以威重自處與賓客飲宴談笑善飲酒

暑月臨池以荷花爲杯滿酌酒密繫持近口以筯剌之而飲不盡再舉旣散有人言昨飲大歡也李曰今日言歡明前日之不歡自今好惡一不得言

夏侯孜在舉場有王生者有時名遇孜下第偕遊京西鳳翔節度使館之從事有宴召焉酒酣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但得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後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無所聞孜在河中王生之子不知有隙偶獲孜與其父生平書疏數紙持以謁孜孜問其所欲一以予之因召諸從事語其事

鄭公嘗拜掃還白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悉裝束而竟不行何有此消息帝笑曰當時有心畏卿等嗔遂停耳

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有督運遭風失米盧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自若無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媿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李昭德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屢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叵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師德弟爲代州刺史將別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拜州牧叨據過分人所疾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唾某面上者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不爲兄憂師德曰此適以爲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惡前人唾而拭是逆前

人怒也唾不拭而自乾何若笑而受之當武后時竟保其寵祿卒是道也

皇甫德參上書言陛下修洛陽宮是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高髻是宮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國家不收一租不役一人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進曰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上書曰可痛哭者三可長歎者五自古上書率爲激切不激切則不能動人主之心激切則似謗訕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在陛下裁察今苟責之則於後誰敢言乃賜絹二十匹命歸

陸兗公爲同州刺史有家僮不下馬參軍責之鞭其背見血因謁曰小吏犯公請去兗公頷之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了

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原註：當日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

袁傪之破袁晁擒其僞公卿數十人州縣大具桎梏謂必生致闕下傪曰此惡百姓何足以煩人乃笞之遣去

韋丹少在洛陽嘗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濱乃漁者網得大黿繫之橋柱丹不忍問曰幾錢可贖曰五千丹曰吾驢直三千可乎於是與之放黿于水徒步而歸

任迪簡爲天德判官軍中宴後至當飲觥酒吏誤以醋酌迪簡以軍使李景略令酷發之則死矣乃强飲之遂病吐血軍中聞之皆泣下景略爲之省刑景略卒軍中請以爲主自衞佐拜御史中丞爲觀軍使終易定節度使

裴相垍嘗應宏詞崔樞考之不第及爲相擢之爲禮部侍郎笑曰此報德也樞惶恐欲墜階又笑曰戲言也

長慶初趙相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時罷相二十餘年年七十六衆服其健右常侍郎孝𠅤笑曰是僕爲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

元載之敗其女資敬寺尼眞一納于掖庭德宗即位召至別殿告其父死眞一自投于地左右皆叱德宗曰焉有聞親之喪責其哭踴遂扶出衆皆隕涕

識鑒

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爲員外郎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並有文辭聲振京邑師旦考其策爲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

等第太宗怪問無昌齡等名師旦對曰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擢之恐後生倣傚有變陛下風俗上深然之後昌齡爲長安尉坐贓解而公瑾亦無所成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同年上曰爾宜記所通書言之瓌子頲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亡其名亦進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張守珪陝州平陸人也自幽州入覲過本縣見令李元申桑梓之禮見陝尉李桎梏裴冕冕呼張公困厄中豈能相救至靈寶便奏充判官（案唐書裴冕傳冕以王鉷奏充判官非張守珪與此異）冕後至宰輔

代宗寬厚出於天性幼時元宗每坐于前熟視之謂武惠妃曰此兒有異相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涼州新曲開元中列上獻之上顧問寧王王進曰此曲雖佳臣有聞焉夫音者始之於宮散之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柢橐籥於宮商也宮離而少商徵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下僭君卑則畏下臣僭則犯上蓋形之于音律播之于歌詠見之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亂之患莫不由此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祿山之亂華夏鼎沸所以知寧王知音之妙也
安祿山初爲張韓公帳下走使韓公嘗洗足韓公足下有黑

子祿山竊窺之韓公顧而笑曰黑子是吾之貴相汝何窺之祿山曰賤人不幸兩足皆有亦似將軍者色黑而加大公奇之約爲義兒深加慰勉

王璵爲太常卿早起聞永興里人吹笛問是太常樂人後因閱樂而撻之問曰何得罪曰卧吹笛又見康崑崙彈琵琶云琵聲多琶聲少亦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自下而上謂之琵自上而下謂之琶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故敝召與語大奇之謂君才識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與之客亦不讓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扑之裴公益以爲奇其人乃張建封也

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眞盧杞陸贄張宏靖李藩皆云並爲將相既而盡然又大司徒杜公見張宏靖曰必爲宰相貴人多知人也如此

潘炎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恩遇極異其妻劉氏晏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縑帛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初爲戸部侍郎夫人憂惕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戸部解諭再三乃曰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後慘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自別是有名卿相

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鑑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丹三人皆二十四並爲郎官簇馬久之獻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爲宰相善保其末耳語渠牟曰弟當別奉主上恩而速貴公卿語丹曰三命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由是竟如其言

韋獻公夏卿不經方鎭唯嘗于東都留守辟吏八人而路公隨皇甫崖州鎛皆爲宰相張尙書賈段給事中仲衞大夫仲行李常侍翺李諫議景儉李湖南詞皆至顯官亦知名矣

李相絳先人爲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空澤爲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爲判官主鄉薦張公知丞相有前途啟司空曰舉人悉不如李某秀才請只送一人請衆人之資以奉

之欣然允諾又薦丞相弟爲同舍郎不十年而李公登庸感
司空之恩以司空之子宗易爲朝官人問宗易之文于丞相
答曰蓋代時人用以蓋代爲口實相見論文必曰莫是樊三
蓋代否丞相之爲戸部侍郎也常侍爲本司郎中因會詩把
侍郎唱歌李終不唱而哂之滿席大噱
韓太保皐生曉音律嘗觀客彈琴爲止息乃歎曰妙哉嵇生
之音也爲是曲也其當魏晉之際乎止息與廣陵散同出而
異名也其音主商商爲秋聲天將肅殺草木搖落其歲之晏
乎此所以知魏之季慢也其商絃與宮同是臣奪其君之位
乎此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簒也廣陵維揚也散者流亡之謂
也楊者武后之姓言楊后與其父駿之傾覆晉祚者也晉雖

與終止息於此其音哀憤而噍殺操者蹙而憯痛永嘉之亂其應此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且避晉禍託之神鬼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傳其謬歟

吳興僧晝一字皎然工律詩嘗謁韋蘇州恐詩體不合乃於舟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爲獻韋皆不稱賞晝一極失望明日寫其舊製獻之韋吟諷大加歎賞因語晝一云幾致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一服其能鑒

駱浚者度支司書手也嘗儲羨一雜事典題詩一絕於柏樹曰幹聳一條青玉直葉鋪千疊綠雲低爭如燕雀偏巢此卻是鴻鸞不得棲會度支使巡諸司見此題問左右云浚所爲

也召與語可聽曰錢穀粗曉詞氣不卑言語古壯人品亦佳越翌日以語巡官李吉甫遂擢爲度支巡官浚請兼巡覆官自以徵賤不敢厠士大夫之列月餘九門內勾出數十萬貫數月闢石浦潼京西京北三輔勾四百萬佐大門卻河陰斗門案此處語義難明疑有脫誤曹汴宿宋無水潦之患後典名郡有令名於春明門外築臺榭食客皆名人盧申州題詩云地甃如拳石溪橫似葉舟卽駱氏池館也

裴晉公爲相布衣交友受恩子弟報恩獎引不暫忘大臣中有重德寡言者忽曰某與一二人皆受知裴公白衣時約他日顯達彼此引重某仕宦所得已多然晉公有異于初不以輔佐相許晉公聞之笑曰實負初心乃問人曰曾見靈芝珊

瑚否曰此皆希世之寶又曰會遊山水否曰名山數遊唯廬山瀑布狀如天漢天下無之晉公曰圖畫尙可悅目何況親覩然靈芝珊瑚爲瑞爲寶可矣用于廣厦須杞梓樟楠瀑布可以圖畫而無濟于人若以溉良田激碾磑其功莫若長河之水某公德行文學器度標準爲大臣儀表望之可敬然長厚有餘心無機術傷于畏怯剸割多疑前古人民質樸征賦未分地不過數千里官不過一百員內無權倖外絕姦詐畫地爲獄人不敢逃以赭染衣人不敢犯雖已列郡建國侯伯分理當時國之大者不及今之一縣易爲匡濟今天子設官一萬八千列郡三百五十四十六連帥八十萬甲兵禮樂文物軒裳士流盛于前古材非王佐安敢許人

李珏字待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南養母以孝聞舉明經華州刺史李絳見而謂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當擢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地一舉不第應進士舉許孟容爲禮部擢上第釋褐署河陽府推官書判高等授渭南縣尉遷右拾遺左遷下邽縣令丁母憂廬居三年不入室免喪諸侯交辟皆不就牛僧孺在武昌掌書記歸御史府韋處厚秉政稱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擢拜禮部員外郎改吏部李宗閔爲相擢知制誥改司勳員外郎庫部郎中文宗召充翰林學士珏風格端肅屬詞敏贍恩傾一時累遷戶部侍郎承旨天子屢欲以爲相鄭注以方術爲侍講學士李訓自流人入內廷珏未嘗私焉訓注交譖貶江州刺史訓誅徵爲戶部侍

郎與楊嗣復同日拜相上雖切於求理終優游不斷同列陳
夷行鄭覃請經術孤立者進用珏與嗣復論地胄詞彩者居
先每延英議政多異同卒無成效但寄之頰舌而已文宗將
崩以敬宗子陳王成美爲託武宗立事由兩軍貶昭州刺史
宣宗即位畀遷河陽三城節度吏部尚書崔鄲龔又拜檢校
左僕射淮南節度使三載薨謚貞穆
李廓爲武寧軍節度使不治石補闕鄭魯上疏曰臣恐新麥
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宣宗未之省麥熟而
徐師果亂上感悟魯言擢爲起居舍人
懿宗晚年政出羣下路巖年少固位一旦失勢當路皆仇隙
中外沸騰所指未必實也初巖爲淮南崔鉉度支使除監察

十年不出京師致位宰相鉉謂嚴必貴嘗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官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何能至老皆如言

突厥平溫僕射彥博請遷于朔方以實空虛之地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魏鄭公以爲夷不亂華非久常之策爭論數年不決至開元中六胡反叛其地復空

太宗令衞公教侯君集君集言於帝曰李靖將反矣至微隱之術輒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此乃君集反爾今中夏又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將有他心焉

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餘月造磬者法月數有十三今闕其一宜於黃鍾九尺

掘之必得焉敕州求之如言而得

鄭公見秦王破陣樂則俯而不視奏慶善樂則玩而不厭

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女奔湊其處如市時傅奕方病臥聞之謂子曰非是佛齒也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但取試焉胡僧監護甚嚴固求良久乃得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者用此角

閻立本善畫至荊州視張僧繇舊跡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耳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一日不能去

高宗時羣蠻聚爲寇討之輒不利乃除徐敬業爲刺史府發

卒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他事已畢方曰賊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之莫不駭愕賊所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人又無兵仗更閉營隱藏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爲貪吏所害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無去爲賊唯召其帥責以不早降之意各笞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壯其膽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英公旣薨高宗思平遼勳令製其冢象高麗中三山猶霍去病之祁連山後敬業舉兵武后令掘平之大霧三日不解乃止

張沛爲同州任正名爲錄事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常呼二公爲任大劉大若交友元宗誅韋氏沛兄殿中監涉見誅并令

誅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謁告在家聞之遽出曰朝廷初有大艱同州京之左輔奈何單使至害其州將請以死守之於是勸令覆奏送沛于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劉幽求方立元勲用事居中竟脫沛于難

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大理蔣欽緒即其妹壻送之曰以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爲非分妄求至忠不納蔣退而歎曰九代之卿族一舉而滅可哀也哉至忠既至拜中書令歲餘敗

高公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于刺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寺是夜僧衆禮佛其聲喧達公命軍候悉擒械之來朝笞背斥逐召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數千爲亂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執兵號

大髡小髡據寺爲寨果叶高公之言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法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令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戮之以絶後患元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殺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德初元宗在成都思九齡先覺制贈司徒遣使就韶州致祭

李相夷簡未登第時爲鄭縣丞涇軍之亂有使走驢東去甚急夷簡入白刺史曰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請執問果朱泚使滔者

德宗自復京闕常恐生事方鎭有兵必姑息之唯渾瑊奏事

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

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乃召學士鄭絪於小殿草立太子詔絪執筆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呈順宗然之乃定

賞譽

貞觀中蜀人李義府八歲號神童至京師太宗在上林苑便對有得烏者上賜義府義府登時進詩曰日裏揚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上笑曰朕以全樹借汝後相高宗

元宗燕諸學士於便殿顧謂李白曰朕與天后任人如何白曰天后任人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唯取肥大陛下任人如

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上大笑

德宗每年徵四方學術直言極諫之士至者萃於闕下上親自考試絕請託之路是時文學相高當途者咸以推賢進善爲意上試制科于宣德殿或下等者卽以筆抹之至尾其稱旨者必吟誦嗟歎翊日遍示宰相學士曰此皆朕之門生公卿無不服上精鑒宏詞獨孤授吏部試放馴象賦上自考之稱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時外方進馴象三十二上卽位悉令放荆山之南而授獻賦不傷于顧忌上賞其知去就

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況況覩姓名熟視曰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卽易也因爲之延譽聲名遂振

李賀以歌詩謁韓愈愈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緩帶命迎之

廣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中謩韓文公稱歎之及赴舉于主司曰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不第人以爲屈庾尚書承宣知貢舉程始登第以試正字從事涇原軍李逢吉在相位見其書特薦拜右拾遺竟因逢吉湮厄而沒其立身貞苦能淸談樂善士多附之與堂舅李信州虞相善又交裴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元稹在鄂州周復爲從事稹嘗賦詩命院中屬和周簪笏見
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稹
曰遽以實告賢於能詩者

劉侍郎三復初爲金壇尉李衛公鎭浙西三復代草表云山
名北固長懷戀闕之心地接東溟卻羨朝宗之路衞公嘉歎
遂辟爲賓佐時杭州有蕭協律悅善畫竹家酷貧白居易典
郡嘗敘云悅之竹舉世無倫頗自秘重有終歲求其一竿一
枝不得者又遺之歌曰餘杭邑客多羇貧其中甚者蕭與殷
天寒身上猶衣葛日高甑中未掃塵悅年老多病有一女未
適他日病且亟謂其女曰吾聞長史劉從事非有通家之舊
復無舉薦之力欻自（案此下原闕一字）衆爲賢侯幕府必有足觀者

今知未婚吾雖未識當以書託汝三復覽其書數日未決會夜夢有黃衣使致藁一束於其門翊日言於衛公公曰藁蕭也此固定矣三復遂成婚

白敏中在郎署未有知者雖李衛公器之多所延譽然而無資用以奉僚友衛公遺錢十萬俾爲酒肴會省閣諸公宴已有日時秋霖洊旬日賀拔惎員外求官未得將欲出京來別惎與敏中同年主閽者告以方候朝官繆以他適對惎駐車留書敘羈遊之困敏中得書歎曰士窮達當有時命苟以僥倖取容未足發吾身豈有美饌上邀當路豪貴而遺登第故人遂令召惎先宴既而朝客來聞與惎宴衆人咸去他日見衛公問來者誰敏中具對以留惎負于推引衛公亦稱云此

事𨒪古人所爲甚自後以評事先拜而敏中以庫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未逾三年爲丞相

大中末諫官獻疏請賜白居易謚上曰何不讀醉吟先生墓表卒不賜謚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使李商隱爲之

宣宗舅鄭僕射光鎭河中封其妾爲夫人不受表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大喜問左右曰誰教阿舅作此好語對曰光多任一判官田詢者掌書記上曰表語尤佳便好作翰林官論者以爲不由進士又寒士無引援遂止

光德劉相宗望舉進士朔望謁鄭太師從讜閽者呈刺裴侍郎瓚後至先入從容乃召劉秀才劉相告以主司在前不敢

升坐隅拜于副堦上鄭公降而揖焉鄭公佇立目送之久方回乃謂瓚曰大好及第舉人瓚唯唯明年爲門生

令狐滈弟澄皆好文自楚及澄三世掌誥命有稱科場中以父爲丞相未得進滈出訪鄭侍郎道遇大尹投國學避之遇廣文生吳畦從容久之畦袖卷呈滈由是出入滈家滈薦畦於鄭公遂先滈一年及第後至郡守

懿宗嘗行經延資庫見廣厦錢帛山積問左右誰爲庫侍臣對曰宰相李德裕以天下每歲度支備用之餘盡實於此自是以來邊庭有急支備無乏上曰今何在曰頃坐吳湘貶崖州上曰有如此功微罪豈合誅譴由是劉鄴進表雪寃遂許加贈

劉仁表劉允章門生初允章知舉仁表與李都善卽訪之而謂都曰儀之某爲朝廷委任何以見裨少塞責乎都欲薦其所知者允章迎謂之曰謂不言牛孔安得歲歲須入先是牛孔數家憑勢力每歲主司爲其所制故允章亦云適中都所欲言者都曰蘊中錯也願其往之案此句文義難明疑有脫誤以與允章雅熟都納焉卽孔紓也復授允章以文一軸發之且大半曰此可以與否允章佳賞比及卷首乃仁表也允章鄙其輕薄而辭之都曰公是遭罹者奈何復聽讒言乎于是皆許之仁表後爲華州趙騭幕嘗飲酒騭命歐陽琳作錄事酒不中者罰之仁表酒不能滿飲琳罰之仁表曰鄂渚尙書解取錄事不解放門生時允章鎭江夏仁表皆自謂也

畢相誠家素賤李中丞者有諸院兄弟與誠熟誠至李氏子
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爲之頃者李至觀諸子詩又見誠所
作稱其美誠初亦避之李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
某叔頃來畢誠秀才作也誠遂出見旣而李呼左右責曰何
令馬入池中踐浮萍皆聚蘆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對誠曰
浮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爲夜來風李大悅遂留爲客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
父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父問左右此是劉僕射否曰是戴
因急就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卻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在
職無異跡當朝似不能言者及薨高宗嘆曰自吾喪至德無
復聞讜言在時事有不是者未嘗放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

奏閱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相國劉公瞻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爲漢南鄭司徒掌牋劄因題商山驛側泉石司徒奇之勉以進修俾之換麻衣執贄見之禮後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瞻孤貧有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殯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上致仕劉賓客遊寺見此文卷甚奇之憐其貧窶厚有濟卹又知其連山人朝無引援謂僧曰某雖閒廢能爲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僚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筵而餞之輕薄客呼相國爲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路卽作宰相此郎官大笑之在席亦有異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

誥相次入翰林以至拜相

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與學擢進士第揚歷清顯聲稱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鎮荆南鄭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鄭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于客次換麻衣先贄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眞銷得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軍儀廷參不得已而受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欽服形於辭色也或曰鄭公因醉眠左右見一白豬蓋杜征南蛇吐之類

郭曖尚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卽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云薰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衆稱妙絕

或謂夙搆端曰願試一吟錢起云請以起姓爲韻復云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曖出名馬金帛爲贈是席端爲首送王相鎮幽朔韓翃爲首送劉相巡江淮錢起爲首

獨孤郁權相子壻也歷掌內外制有美名憲宗歎曰我女壻不如德輿

孔戣爲華州刺史奏江淮進海味道路擾人并其類十數條後上不記其名問裴晉公亦不能對久之方省乃拜戣嶺南節度有異政南中士人死于流竄者子女悉爲嫁娶之

呂元膺爲鄂岳都團練使夜登城女墻已鏁守者曰軍法夜不可開乃告言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辨是非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歸明日擢爲重職

品藻

姚梁公與崔監司在中書梁公有子喪在假旬日政事委積處置皆不得言于元宗元宗曰朕以天下事本付姚崇以卿坐鎮雅俗及梁公出頃刻間決遣盡畢時齊平陽爲舍人在旁見之梁公自以爲能頗有得色乃問平陽曰余之爲相比何等人齊未及對梁公曰何如管晏曰不可比管晏管晏作法雖不及後猶及其身相公前入相所立法令施未竟悉更之以此不及梁公曰然則竟如何曰相公可謂救時之相也梁公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時齊平陽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作相凡質疑問難皆此二人因歎曰欲知古事問高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郎無敗政矣

元宗西幸駕及古界靈武遞至房琯新除丞相元宗於馬上看除目顧左右謂裴士淹曰亦不是滅賊手士淹低語曰請陛下勿復言上色少愧

元宗西幸嘗鬱鬱不悅多與裴士淹並馬語語及平日之事時亦解顏上曰李林甫之材不多得士淹曰誠如聖旨近實無儔上曰但以妬賢嫉能以此至敗士淹曰陛下既知何故久任之豈唯身敗兼亦誤國計今日之事林甫所啟也上愀然不樂

喬彝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彝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人相對作得此題速改之乃改爲渥洼馬賦奮筆斯須而就其辭甚工便欲首送京

兆尹曰喬彝崢嶸甚以解副薦之

尚書白舍人初到錢塘令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得此花始栽植于庭欄圍甚密他亦未知有也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東越分而種之也會稽徐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公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誰種慙愧僧門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蕚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時張祜榜舟而至甚若疎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稔各希首薦焉中舍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鬭鼠穴較勝負于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賦餘霞散成綺詩既解送以凝為先祜其次耳張祜詩有地勢遶尊岳河

流側讓闕多士以陳後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比徒有前名矣祜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挂青漢鐘聲和白雲此二句未爲佳也祜又有觀獵四句及宮詞白公曰張三作獵詩以擬王右丞予則未敢優劣也王維詩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落鴈處千里暮雲平張祜詩曰晚出禁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蹄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白公又以宮詞四句之中皆偶對何足奇乎不如徐生云今古常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徐凝曰譏周室裏定游夏於邱虞馬守帷中分易禮于盧鄭如我明公薦拔豈惟偏黨乎

張祜亦曰虞韶九奏非瑞馬之至音荆玉三投佇良工之必鑒且淇鐘韶擊瓦缶雷鳴榮辱糺纒復何定分祜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枻而歸自是二生終身偃仰不隨鄉試矣先是李補闕林宗杜殿中牧與白公輦下較文具言元白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兹有恨也白爲河南尹李爲河陽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馬令則肩輿似乖趨事之禮嘗謂樂天爲囁嚅公聞者皆笑樂天之名稍减白曰李直木（原註林宗字也）吾之獅子也其鋒不可當後杜舍人之守秋浦與張生爲詩文交酷愛祜宮詞亦知錢塘之歳自有是非之論懷不平之色爲詩二首以高之曰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戸侯又云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辭滿六宮

昇平裴相兄弟三人俱有盛名世謂俅不如休休好釋事善隷書所在寺額皆書之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主選見梁公房元齡蔡公杜如晦愕然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内廳食甚恭曰二賢當爲王霸佐命位極人臣然杜年壽稍減于房耳願以子孫相託貞觀初杜薨于左僕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二十餘年

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已而兼是五善

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才名不相遠或云楊氏兄弟賓客皆同穆氏兄弟賓客皆異以此爲優劣穆氏兄弟四人贊賞質員時人謂贊俗而有格爲酪質美而多文爲酥員爲醍

醐言粹而少用賞爲乳腐言最爲凡固也
德宗晚年絕嗜欲尤工詩臣下莫及每御製奉和而退笑曰
排公在案此句文義未明疑有脫誤
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叔淸詩百篇上謂使者曰此惡詩焉用
進時人呼爲准敕惡詩
盧肇黃頗同遊李衞公門下王起再知貢舉訪二人之能或
曰盧有文學黃能詩起遂以盧爲狀頭黃第三人

規箴

太宗常幸洛陽頗見可欲多治隋氏舊宮或縱畋遊魏徵驟
諫上忻然罷曰非公無此語
肅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顧山人李唐曰念之勿怪唐曰太

上皇亦應思陛下肅宗泣涕是時張氏已用事不由已矣

陽城爲諫議大夫德宗欲用裴延齡爲相城曰白麻若出我必裂之而死德宗以爲難竟不相延齡

國子監諸生猥雜陽城爲司業以道德訓諭有違親三年者勉歸覲自天寶九年置廣文館元和中堂宇虛構材木堆積主者或盜用之 案此條語義未完疑有脫文

憲宗因英睿初即位得杜邠公贊導及其成功多邠公力也

每大朝會監察御史押班不足則使下御史因朝奏者攝之

諫院以章疏之故憂患畧同臺中則務苛禮省中多事旨趣不一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輕

于司空因韋太尉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

其曲將半，纔皆伏，而一人舞於中央。慕容韋縱笑曰：何用窮兵獨舞。雖笑談詼諧，亦有為也。頃又令女妓為佾舞，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夙慧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孫也。儀之得罪，婦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文士。鄭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視之云：秤量天下，豈是汝耶。口中啞啞如應曰：是。

元宗善八分書，將命相，皆先以御札書其名於案上。會太子入侍，上以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誰耶。射中，賜若巵酒。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

因舉甌以示乃賜巵酒是時琳與從愿皆有宰相望上倚爲相者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託者衆不能用之

蘇瓌初未知頲常處頲於馬廄中與庸僕雜行一日有客詣瓌候於客次頲擁篲庭廡間遺落一文字客取而視之乃詠崑崙奴子詩云指如十挺墨耳似兩張匙客異之良久瓌出客淹留言詠以其詩問瓌何人豈非足下宗廕之孽也（案此下原闕六字）之謂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稍稍親之有人獻兔懸於廊廡之下乃召頲詠之曰兔子死闌單將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瓌讀詩異之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元宗平內難旦夕制誥絡繹無非頲之所出時稱小許公云

開元初上留心理道革去弊訛不六七年間天下大理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爲郡縣置開遠門亘地萬餘里入河湟之賦稅滿右藏東納河北諸道租庸充滿左藏財寶山積不可勝計四方豐稔百姓樂業戶計一千餘萬米每斗三錢丁壯之夫不識兵器路不拾遺行不齎糧奇瑞疊委重譯麕至人物欣然咸思登岱告成上猶惕厲不已撝讓數四是時彭城劉晏年八歲獻東封書上覽而奇之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張說源乾曜咸相感慰薦上以晏間生秀妙引于內殿縱六宮觀看楊妃坐於膝上親爲畫眉總髻宮人投花擲果者甚多拜爲秘書正字張說問曰居官以來正字幾何晏抗顔對曰他字皆正獨朋字未正說聞而異之

燕文正公弟某女婦盧氏嘗爲其家公求官候公下朝而問焉公不語但指揩牀龜而示之女拜而歸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開元中有李幼奇者以藝干柳芳念百韻詩芳便暗記題之於壁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徐曰相戲耳此君所念詩也因謂幼奇更念他新著文章一遍皆能記

開元初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數年遍通五經上書自舉云一遍誦千言敕赴中書考試張燕公問曰學士能一遍誦千言十遍誦萬言乎對曰未曾自試燕公遂出書非人間所見也謂之曰可十遍誦之敬忠危坐而讀每遍畫地記讀七遍起曰此已誦得燕公曰可滿十遍敬忠曰若十遍卽是

十遍誦得令七遍已得何要滿十遍燕公執本觀覽不暇而
敬忠誦畢不差一字見者莫不嗟嘆卽日聞奏命引對賜緋
衣一副兼賚物拜東宮衞佐仍直集賢院侍講毛詩百餘日
中三改爲同輩所嫉中毒而卒
天寶中漢州雒縣尉張陟應一藝自舉日試萬言中書考試
陟令善書者二十人各執筆操紙就席環庭而坐俱占題目
身自巡歷依題口授言訖卽過周而復始至午後詩成七千
餘字仍請滿萬宰相云七千可謂多矣何必須萬具以狀聞
敕賜縑帛拜太公廟丞直廣文館時號張萬言
韋皐鎮西川進奉聖樂曲兼樂工舞人曲譜到京於留邸按
閱教坊人潛窺得先進之

李衞公㓜時憲宗賞之坐於前吉甫每以敏㨗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宣宗强記默識宮中厠役之賤及備灑掃者數十百輩一見輒記其姓字或將有所指念必曰召某人令措某事無一差誤者宦官宮婢以爲神簿書刑獄卒吏姓名紛雜交至經覽多所記憶

崔大夫涓與之子禮部侍郎澹之兄俊爽强記初守杭州視事數日召都押衙謂曰乍到郡未能記諸走使當直將卒凡幾人對曰直者三百乃令紙一幅大書其姓名貼于胸每人

闕過自此一闋至三考未嘗譔興一八者杭州端午競渡於錢塘弄潮先數日於湖濱列舟舸結綵爲亭檻東西衺高數丈其夕北風飄泊南岸涓至湖上大將懼乏事涓問競舟凡有幾令齊往南岸每一綵舫繫以三五小舟號令齊力鼓棹而引之倐忽皆至湖州飲餞客有獻木瓜所未嘗有也傳以示客有中使即袖歸曰禁中未曾有宜進於上頃之解舟而去郡守懼得罪不樂欲撤飲官妓作酒監者立白守曰請郎中盡飲某度木瓜經宿必委中流也守從之會送中使者還云果潰爛棄之矣郡守異其言召問之曰使者既請進必函貯以行初因遞觀則以手招之此物芳脆易損必不能入獻守命有司加給取香錦面賫之

華陰楊牢幼孤六歲入雜學歸誤入人家乃父友也二丈人彈棊次見楊氏子戲曰爾能爲丈人詠此局否楊登時叉手詠曰魁形下方天頂凸二十四寸窗中月父友驚撫其首遺以梨栗曰爾後必有文年十八一上中進士第有詩集六十卷性狷急累居幕府主人同列多不容同列有固護之者與詩云蝦蟇欲喫月保護常教圓又云心明外不察月向懷中圓又云羅幃苦不卷誰道中無人其辭多怨恚其妻亦有志行在靑州幕奉使出得疾不診脉服藥而殞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乃以餅拭手帝屢目之士及佯爲不悟更徐拭而後啗之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未及閱卷乃闇書之一字

無失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李司空勣于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李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復能矯對耶嘉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鬼木耳李嘆曰此小兒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應聲曰胡頭尚作宰相獠面何廢聰明李狀胡也

崔相愼由豪爽廉察浙西有瓦官寺持法華經僧爲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姬娠之所在夫人泊媵妾問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載誕曰腋下有文相次分明即瓦官僧名

因命小字緇郎年七歲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頰謂曰既愛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卽相國垂休也小子謀餐而已（案此上有脫文）此人豈享富貴者乎幽求聞之拂衣而出盧令遽下堦捉幽求衣伸謝之幽求竟去盧回謂諸郎官曰輕笑劉生禍從此始盧令竟爲宗紀所排左遷金州司馬六月中宗晏駕十五日酺酒間裴漼卧於私第幽求忽來詣漼直入卧內戴檝耳帽子著白襴衫底著短緋白衫執漼手曰裴三死生一決言訖而去漼大驚不測其故謂其妻曰僕竟坐與（案此下有脫文）非笑此子恐禍在須臾明日（原註時去清明九十九日）中宗小祥百官卒慰少帝是日月華門至辰已後方開傳聲曰斬決使劉相公出衣黃金甲佩櫜鞬統萬騎兵士白刃耀

日自宗紀及前時輕笑者咸受戮於朝又與兵部員外郎裴漼漼股慄而前幽求曰相識否漼答曰不識劉曰幽求與公俱以本官一例赴中書上任其夜凡制誥百餘首皆幽求作也自爲拜相白麻云前朝邑尉劉幽求忠貞貫日義勇横秋首建雄謀果成大業可中書舍人參知機務賜甲第一區金銀器皿十牀細婢十人馬百匹錦綵千段仍給鐵券時恕十死翌日命金州司馬盧齊卿京兆少尹知府事載鄉中常侍所著姓系劉氏卷

唐語林卷三